

章

錦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錦章書局印
陽湖汪涵題

局

書



玄德進位漢
中王



龐令名抬觀決死戰

關雲
長刮骨
療毒

關雲長敗走麥城



第一才子書卷三十二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六十三回

諸葛亮痛哭龐統

張翼德義釋嚴顏

前文之決水者二曹操之決泗水以渰下邳決漳河以渰冀州是也後文之決水者一關公之決湘江以渰七軍是也獨此卷於涪水之決則欲決而不能決遂不果決有前之二實不可無此之一虛有此之一虛然後又有後之一實文字有虛實相生之法不意天然有此等妙事以助成此等妙文

觀於龐統之死而知荊州之所以失關公之所以亡也何也龐統不死則收川之事委之龐統而孔明可以不離荊州縱使撫川之事託之孔明而荊州又可轉付龐統雖有呂蒙陸遜何所施其詭計哉故凡荊州之失與關公之亡不關於呂蒙之多智陸遜之能謀而特由於龐統之死耳然則謂孔明之哭龐統卽為關公哭也可卽為荊州哭也可

甚矣躁進之心不可不戒而人已猜嫌之情不可不戒也龐統未死之時星為之告變矣馬又為之告變矣而統乃疑孔明之忌己欲功名之速立遂使鳳兮鳳兮反不如鴻飛冥冥足以避弋人之害嗚呼雖曰天也豈非人哉

孔明隆中決策之語其曰外結孫權所謂東和孫權也其曰然後中原可圖所謂北拒曹操也其告關公卽以此耳况孫夫人在而孫劉暫合孫夫人去而孫劉遂

離孫既與劉離必將北與操合。濡須之戰。權不致書於備以求援。而獨致書於操。以解兵。便有與操連和之機矣。孫與劉離不足憂。而曹與孫合。則大可懼。苟但知北拒曹操而不知東和孫權。其又何能拒操也耶。

翼德生平有快事數端。前乎此者。鞭督郵矣。罵呂布矣。喝長坂矣。奪阿斗矣。然前數事之勇。不若擒嚴顏之智也。擒嚴顏之智。又不若釋嚴顏之尤智也。未遇孔明之前。則勇有餘而智不足。既遇孔明之後。則勇有餘而智亦有餘。蓋一入孔明薰陶而莽氣化焉。驕氣亦化焉。勇不可學而智可學。翼德之勇固其素有。而其智則孔明教之云。

嚴將軍頭本未常斷。而有斷頭將軍一語。遂使千古傳為美談。文天祥正氣歌曰。為嚴將軍頭。而元人弔天祥詩亦曰。忠如蜀將斬顏時。竟似嚴將軍。曾真斷頭也。者可見人雖不死。不可以畏死。雖不必不生。不可以貪生。

人但知樹林中過去之張飛是假。不知大寨中跌足大叫之張飛亦是假。後之張飛是以假張飛扮作真張飛。前之張飛是以真張飛扮作假張飛。後之以假為假。固奇。前之以真為假。尤奇。

却說法正與那人相見。各撫掌而笑。龐統問之。正曰。此公乃廣漢人。姓彭名義。字永言。蜀中豪傑也。因直言忤觸劉璋。被璋髡為徒隸。因此短髮。統乃以賓禮待之。問

68
19
義從何而來。義曰：吾特來救汝數萬人性命。見劉將軍方可說。作此人在不即說明故法正忙報

玄德。玄德親自謁見，請問其故。義曰：將軍有多少軍馬？在前寨。玄德實告。有魏延、黃

忠在彼。義曰：為將之道，豈可不知地利乎？前寨緊靠涪江，若決動江水，前後以兵塞

之一人無可逃也。合意之計玄德大悟。彭義曰：「星在西方，太白臨于此地，當有不吉之

事，切宜慎之。」信決水一事，說下等風坡事。○方曉說地理便又說天文。玄德即拜彭義為幕賓，使人密報魏延、黃忠教朝暮用

心巡警，以防決水。不消移營妙甚。黃忠、魏延商議：二人各輪一日。如遇敵軍到來，互相通報，却

說冷苞見當夜風雨大作，引了五千軍，逕循江邊而進，安排決江。只聽得後面喊聲

起，冷苞知有準備，急急回軍。後面魏延引軍趕來，川兵自相踐踏。冷苞正奔走間，撞

著魏延，交馬不數合，被魏延活捉去了。合意第二比及吳蘭、雷同來接應時，又被黃忠一

軍殺來。魏延解冷苞到涪關，玄德責之曰：「吾以仁義相待，放汝回去，何敢背我？今次

難饒。」將冷苞推出斬之。重賞魏延。玄德設宴款待彭義，忽荆州諸葛亮軍師特遣馬

良奉書至此。玄德召入問之。馬良禮畢曰：「荆州平安，不勞主公憂念。遂呈上軍師書

信。」玄德拆書觀之，略云：

「亮夜算太乙數，今年歲次癸亥，罡星在西方。又觀乾象，太白臨於雒城之分。主將

帥身上多凶少吉，切宜謹慎。」彭義之言早與孔明相合。

玄德看了書，便教馬良先回。玄德曰：「吾將回荆州去論此事。」龐統暗思：「孔明怕我取

了西川成了功故意將此書相阻耳

此士亮又孔明

乃對玄德曰統亦算大乙數已知星在

西應主公合得西川別不主凶事

孔明統亦占天文

見太白臨於雒城先斬蜀將冷苞

已應凶兆矣

只因自己心熱却查在姓冷的身上

主公不可疑心可急進兵玄德見龐統再三催促乃引軍

前進黃忠同魏延接入寨去龐統問法正曰前至雒城有多少路法正畫地作圖玄

德取張松所遺圖本對之並無差錯

法正言

山北有條大路正取雒城東門山南

有條小路却取雒城西門兩條路俱可進兵龐統謂玄德曰統令魏延為先鋒取南

小路而進主公令黃忠作先鋒從山北大路而進並到雒城取齊

俱作畫中人

玄德曰吾自

幼熟於弓馬多行小路軍師可從大路去取東門吾取西門龐統曰大路必有軍邀

攔主公引兵當之統取小路玄德曰軍師不可吾夜夢一神人手執鐵棒擊吾右臂

覺來猶自臂疼此行莫非不佳

玄德以伏龍感德為左右手士元乃其右也

龐統曰壯士臨陣不死帶傷理之自

然也何故以夢寐之事疑心乎玄德曰吾所疑者孔明之書也

夢是夢書是書不如今人但有書

涪關如何龐統大笑曰主公被孔明所惑矣彼不欲令統獨成大功故作此言以疑

主公之心

前只肚裏尋思今只口中說出

心疑則致夢何凶之有統肝腦塗地方稱本心主公再勿多言

來早准行當日傳下號令軍士五更造飯平明上馬黃忠魏延領軍先行玄德與龐

統約定忽坐下馬眼生前失把龐統揪將下來

又是一個預兆

玄德跳下馬自來籠住那馬玄

德曰軍師何故乘此劣馬龐統曰此馬乘久不曾如此玄德曰臨陣眼生誤人性命

吾所騎白馬性極馴熟軍師可騎萬無一失劣馬吾自乘之遂與龐統更換所騎之馬龐統謝曰深感主公厚恩雖萬死亦不能報也說出死字又是一個預兆遂各上馬取路而進立德見龐統去了心中甚覺不快快快而行又是一個預兆却說雒城中吳懿劉璝聽知折了冷苞遂與眾商議張任曰城東南山僻有一條小路最為要緊某自引一軍守之諸公緊守雒城勿得有失忽報漢兵分兩路前來攻城張任急引三千軍先來抄小路埋伏見魏延兵過張任教儘放過去休得驚動後見龐統軍來張任軍士遙指軍中大將騎白馬者必是劉備的虛教了立德白馬送張任大喜傳令教如此如此却說龐統遙邇前進抬頭見兩山狹窄樹木叢雜又值夏末秋初枝葉茂盛百忙中又夾此間筆正合七夕龐統心下甚疑勒住馬問此處是何地名內有新降軍士指道此處地名落鳳坡龐統驚曰吾道號鳳雛此處名落鳳坡不利於吾卧龍為孔明之猶落鳳坡為士元之終前從隆遠相對令後軍疾退只聽山坡前一聲礮響箭如飛蝗只望騎白馬者射來可憐龐統竟死於亂箭之下時年止三十六歲後人有詩歎曰

古峴相連紫翠堆

士元有宅傍山隈

兒童慣識呼鳩曲

閭巷曾聞展驥才

預計三分平刻削

長驅萬里獨徘徊

誰知天狗流星墜

不使將軍衣錦回

先是東南有童謠云

一鳳并一龍相將到蜀中
繞到半路裏鳳死落坡東
風送雨雨送風隆漢興時蜀

道通蜀道通時只有龍

又與紫虛上人語相應○荆州之謠曰泥中蟠龍向天飛西川之謠曰蜀道通時只有龍前之龍應是君後之龍應是臣

當日張任射死龐統漢軍擁塞進退不得死者大半前軍飛報魏延魏延忙勒兵欲

回奈山路狹窄所殺不得又被張任截斷歸路在高阜處用強弓硬弩射來魏延心

慌

魏延不死者不幸也而士元獨不得幸惜哉

有新降蜀兵曰不如殺奔雒城下取大路而進延從其言當先開路

殺奔雒城來塵埃起處前面一軍殺至乃雒城守將吳蘭雷同也後面張任引兵追

來前後夾攻把魏延圍在垓心魏延死戰不能得脫但見吳蘭雷同後軍自亂二將

急回馬去救魏延乘勢趕去當先一將舞刀拍馬大叫文長吾特來救汝視之乃老

將黃忠也

前是魏延兩擒令苞此是黃忠兩殺魏延一卷之中又是相對

兩下夾攻殺敗吳雷二將直衝至雒城之下劉瓚引

兵殺出却得玄德在後當住接應黃忠魏延翻身便回玄德軍馬比及奔到寨中張

任軍馬又從小路裏截出劉瓚吳蘭雷同當先趕來玄德守不住二寨且戰且走奔

回涪關

鳳雛死前亦安固

蜀兵得勝追趕玄德人困馬乏那裏有心廝殺且只顧奔走將近

涪關張任一軍追趕至緊幸得左邊劉封右邊關平二將引三萬生力兵截出殺退

張任還趕二十里奪回戰馬極多

白馬與赤馬

玄德一行軍馬再入涪關問龐統消息有落

鳳坡逃得性命的軍士報說軍師連人帶馬被亂箭射死於坡前玄德聞言望西痛

哭不已

接應之歎是悲生鳳立德之哭是悲死鳳

遙為招魂設祭諸將皆哭黃忠曰今番折了龐統軍師張任必

然來攻打涪關如之奈何不若差人往荆州請諸葛軍師來商議收川之計正說之

聞人報張任引軍直臨城下搦戰黃忠魏延皆要出戰玄德曰銳氣新挫宜堅守以

待軍師來到

黃忠魏延

魏延領命只緊守城池玄德寫一封書教關平分付你與我往荆

州請軍師去

為從文關公

關平領了書星夜往荆州來玄德自守涪關並不出戰却說孔

明在荆州時當七夕佳節大會眾官夜宴共說收川之事只見正西上一星其大如

斗從天墜下流光四散孔明失驚擲杯於地掩面哭曰哀哉痛哉眾官慌問其故孔

明曰吾前者算今年星星在西方不利於軍師天狗犯於吾軍

口曰天上一物矣却人關一

太白

臨於維城已拜書主公教謹防之誰想今夕西方星墜龐士元命必休矣言罷大哭

曰今吾主喪一臂矣

言其

眾官皆驚不信其言孔明曰數日之內必有消息是夕酒

不盡歡而散數日之後孔明與雲長寺正坐間人報關平到眾官皆驚關平入呈上

玄德書信孔明視之內言本年七月初七日龐軍師被張任在落鳳坡前射身故

今為流寓佳期

孔明大哭眾官無不垂淚孔明曰既主公在涪關進退兩難之際亮不得

不去

西川失了一

雲長曰軍師去誰人保守荆州荆州乃重地干係非輕孔明曰主公書

中雖不明寫其人吾已知其意了

言其

乃將玄德書與眾官看曰主公書中把荆州

托在吾身上教我自量才委用雖然如此今教關平費書前來其意欲雲長公當此

重任

玄德差關平之書在

雲長想桃園結義之情

又中軍一

可竭力保守此地責任非輕公宜勉

之

荆州去一

雲長更不推辭慨然領諾孔明設宴交割印綬雲長雙手來接孔明擎著

印曰這千條都在將軍身上

印上之字

雲長曰大丈夫既領重任除死方休

此處說死

孔明

見雲長說个死字心中不悅欲待不與其言已出孔明曰倘曹操引兵來到當如之

字前說相對

何雲長曰以力拒之孔明曰倘曹操孫權又齊起兵來如之奈何雲長曰分兵拒之

孔明曰若如此荆州危矣

未得西川而荆州之大已危於此

吾有八个字將軍軍記可保守荆州雲長問那

八个字孔明曰北拒曹操東和孫權

只重東和孫權一句八个字

雲長曰軍師之言當銘肺

腑孔明遂與了印綬令文官馬良伊籍向朗麋竺武將廖芳廖化關平周倉一班兒

今字前說北拒曹操

輔佐雲長同守荆州

孔明自六十回中主使入川之後便與雲長相見今此卷中

孔明入川之後亦不得便與雲長相見

此為之機

一面親自統兵入川

先撥精兵一萬教張飛部領取大路殺奔巴州雒城之西先到者為頭功

一路

又撥一

枝兵教趙雲為先鋒沂江而上會於雒城

孔明隨後

引簡雍蔣琬等起行那蔣琬

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乃荆襄名士現為書記

此處補叙前說

當日孔明引兵一萬五千

與張飛同日起行張飛臨行時孔明囑付曰西川豪傑甚多不可輕敵

為最領

於路戒

約三軍勿得擄掠百姓以失民心所到之處並宜存恤勿得恣逞鞭撻士卒望將軍

早會雒城不可有誤張飛欣然領諾上馬而去迤邐前行所到之處但降者秋毫無

犯逕取漢川路前至巴郡細作回報巴郡太守嚴顏乃蜀中名將年紀雖高精力未

衰善開硬弓使大刀有萬夫不當之勇

一個

據住城郭不豎降旗張飛教離城十里

下寨差人入城去說與老匹夫早早來降饒你滿城百姓性命若不歸順即踏平城

郭老幼不留却說嚴顏在巴郡聞劉璋差法正請玄德入川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引虎自衛者也可謂後聞玄德據住涪關大怒屢欲提兵往戰又恐這條路上有

兵來對當日聞知張飛兵到便點起本部五六千人馬又將四十二回中第一準備迎敵或獻計曰張飛在

當陽長坂一聲喝退曹兵百萬之眾曹操亦聞風而避之不可輕敵又將四十二回中第一今只宜

深溝高壘堅守不出彼軍無糧不過一月自然退去更兼張飛性如烈火專要鞭撻

士卒如不與戰必怒怒則必以暴厲之氣待其軍士軍心一變乘勢擊之張飛可擒

也以昔日嚴顏從其言教軍士盡數上城守護忽見一個軍士大叫開門嚴顏教放入

問之那軍士告說是張將軍差來的把張飛言語依直便說嚴顏大怒罵曰匹夫怎

敢無禮吾嚴將軍豈降賊者乎借你口說與張飛喚武士把軍人割下耳鼻却放回

寨寫嚴顏如此起張飛軍人回見張飛哭告嚴顏如此毀罵張飛大怒咬牙瞋目披挂上

馬引數百騎來巴郡城下搦戰城上眾軍百般痛罵張飛性急幾番殺到吊橋要過

護城河又被亂箭射回到晚全無一個人出張飛忍一肚氣還寨次日早晨又引軍

去搦戰那嚴顏在城敵樓上一箭射中張飛頭盔與黃忠射關公飛指而恨曰吾拏住你

只老匹夫我親自食你肉見下又到晚又空回第三日張飛引了軍沿城去罵

原來那座城子是个山城周圍都是亂山張飛自乘馬登山下視城中見軍士盡皆

披挂分列隊伍伏在城中只是不出又見民夫來來往往搬磚運石相助守城張飛

教馬軍下馬步軍皆坐引他出敵並無動靜又罵了一日依舊空回

至此已三

張飛在寨

中自思終日叫罵彼只不出如之奈何猛然思得一計教眾軍不要前去搦戰都結

束停停當當在寨中等候廝殺却只教三五十個軍士直去城下叫罵欲引嚴顏領

軍出來便與廝殺張飛磨拳擦掌只等敵軍出來小軍一連罵了三日全然不出

張飛眉頭一皺又生一計傳令教軍士四散砍打柴草尋覓路徑不來搦戰

張飛此計不為

嚴顏在城中連日不見張飛動靜心中疑惑有十數個小軍扮作張飛砍柴的軍

潛地出城離在軍內入山中探聽

已在寨中

當日

諸軍回寨張飛坐在寨中頓足大罵嚴

顏老匹夫枉氣殺我

此是昔日

殺我

却是今日

殺我

却是今日

殺我

却是今日

殺我

却是今日

殺我

却是今日

殺我

却是今日

殺我

却是今日

殺我

却是今日

殺我

却是今日

殺我

目打探得一條小路可以偷過巴郡張飛故意大叫曰既有這個去處何不早來說

更明月夜寨都起人銜枚馬去銓悄悄而行我自前面開路汝等依次而行傳了令

便滿寨告報探細小軍聽得只个消息盡回城中報來與嚴顏大喜曰我算定

只匹夫忍耐不得

此是昔日

殺我

却是今日

殺我

却是今日

殺我

却是今日

殺我

却是今日

殺我

却是今日

殺我

却是今日

殺我

却是今日

殺我

却是今日

殺我

却是今日

殺我

你如何得這好無謀匹夫中我之計

此是昔日

殺我

却是今日

殺我

却是今日

殺我

却是今日

殺我

却是今日

殺我

却是今日

殺我

却是今日

殺我

却是今日

殺我

却是今日

殺我

却是今日

殺我

也這飯三更出城伏於樹木裏離去處只等張飛過咽喉小路去了車仗來時只聽

鼓響一齊殺出傳了號令看看近夜嚴顏全軍盡皆飽食披挂停當悄悄出城四散

鼓響一齊殺出傳了號令看看近夜嚴顏全軍盡皆飽食披挂停當悄悄出城四散

伏住只聽鼓響嚴顏自引十數裨將下馬伏於林中約三更後遙望見張飛親自在前橫矛躍馬悄悄引軍前進

發嚴顏看得分曉

此處正不知張飛如何

一齊搥鼓四下伏兵盡起正來搶奪車仗背後一聲鑼響一

彪軍掩到大喝老賊休走我等得你恰好嚴顏猛回頭看時為首一員大將豹頭環

眼燕頤虎鬚使丈八矛騎深烏馬乃是張飛

此處正不知張飛如何

四下裏鑼聲大震

眾將殺來嚴顏見了張飛舉手無措交馬戰不一合張飛賣個破綻嚴顏一刀砍來

張飛閃過撞將入去扯住嚴顏勒甲縛生擒過來擲於地下眾軍向前用索綁縛住

了原來先過去的是假張飛

此處方明白

料道嚴顏擊鼓為號張飛却教鳴金為號金

響諸軍齊到川兵大半棄甲倒戈而降張飛殺到巴郡城下後軍已自入城張飛叫

休殺百姓出榜安民摩刀手把嚴顏推至飛坐於廳上嚴顏不肯跪下

飛怒目咬

牙大叱曰大將到此為何不降而敢拒敵嚴顏全無懼色回叱飛曰汝等無義侵我

州郡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大怒喝左右斬來嚴顏喝曰賊匹夫要砍便

砍何怒也張飛見嚴顏聲音雄壯面不改色乃回嗔作喜下階喝退左右親解其縛

取衣衣之扶在正中高坐低頭便拜曰適來言語冒瀆幸勿見責吾素知老將軍乃

豪傑之士也

此處正不知張飛如何

嚴顏感其恩義乃降後人有詩讚嚴顏曰

白髮居西蜀

清名震大邦

忠心如皎日

浩氣捲長江

寧可斷頭死

安能屈膝降

巴州年老將

天下更無雙

又有讚張飛詩曰

生獲嚴顏勇絕倫惟憑義氣伏軍民至今廟貌留巴蜀杜酒雞豚日日春

張飛請關入川之計嚴顏曰敗軍之將荷蒙厚恩無以為報願施大馬之勞不須張弓隻箭逕取成都正是

只因一將傾心後致使連城唾手降未知其計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四回 孔明定計捉張任

楊阜借兵破馬超

張任設伏以害嚴統孔明亦設伏以捉張任同一伏也而張任則在山坡孔明則在山岸張任則在林木孔明則在蘆葦張任以強弓硬弩孔明以長槍砍刀張任之伏止一處孔明之伏不止一處張任意在射殺孔明意在活捉又有甚不同者則孔明之用兵為獨奇

玄德獲張任正當為嚴統報讐而不忍殺之而欲降之何哉蓋欲資其才以為用耳章邯射殺項梁而項羽折箭以誓之朱鮪誅殺劉燬而光武指河而誓之天下未定不敢懷怨以待人也且勿論其遠者曹操不記殺典韋之怨而納張繡孫權不記殺凌操之怨而納甘寧亦此意也乃玄德欲任降而任終不肯降若張任者則真斷頭將軍矣

楊阜之為韋康報讎義也而其攻馬超以助曹操則非義也馬騰而省受詔兩番討賊國漢之忠臣也其子之欲雪父恨則孝承父志而討國賊則忠奉一欺君罔上之曹操而攻一忠孝之馬超以超為賊而不知操之為賊故楊阜之義君子無取焉

或曰楊阜之助操以算馬超與陳登之助操以算呂布特母同半子曰不同馬超孝子也呂布無父之人也且登之助操在許田射鹿之前爾時衣帶詔未發也董貴人未死也魏公未稱九錫未加也操之逆未露而惡未彰則其扶天子以令諸侯者陳登信而助之無怪也至於阜而衣帶詔發矣董貴人死矣魏公已稱九錫已加矣操為國賊則助國賊者亦賊楊阜其何說之辭五虎將中關張趙黃皆大將才也若馬超則可為戰將而不可為大將其殺韋康屠百姓不得謂之仁矣其不疑楊阜不得謂之智矣前既惑於曹操而攻操遂後復歸於張魯而拒立絕此其識見當在四人之下

人謂姜叙之母同於太史慈之母慈之母勉其子以報孔融叙之母勉其子以報韋康此則其可嘉者也我謂姜叙之母異於徐庶之母庶之母知操之為賊教之母不知討操者之非賊而助操者之為賊此則其可惜者也人謂趙昂之妻異於呂布之妻布之妻阻其夫之出戰昂之妻勵其夫以起兵此則其可嘉者也我謂

趙昂之妻同於劉表之妻表之妻背劉備而從曹操致其身與子俱死昂之妻助曹操以攻馬超身幸免於死而亦致其子於死此又其可惜者也雖然郭嘉程昱等輩天下所稱智謀之士猶然不明順逆而何論於婦人哉尚論者於楊氏王氏可勿譏云

此卷自孔明捉張任之後便當接馬超攻葭萌之事而馬超攻葭萌由於張魯遣馬超張魯遣馬超由於馬超投張魯馬超投張魯則又由於楊阜破馬超夫楊阜之與劉璋風馬牛不相及也而尋原委遂忽然失敘隴西一段文字却與五十九回之末遙遙相接此等敘事宜求之左傳史記之中

却說張飛問計於嚴顏顏曰從此至雒城凡守禦關隘都是老夫所管官軍皆出於掌握之中今感將軍之恩無可以報老夫當為前部張飛領軍隨後凡到之處盡喚出拜降

無幾時張飛稱謝不已於是嚴顏為前部張飛領軍隨後凡到之處盡是嚴顏所管都

喚出投降有遲疑未決者顏曰我尚且投降何況汝乎自是望風歸順並不曾廝殺

一場有書云○以下說却說孔明已將起程日期申報立德都教會聚雒城立德與眾

官商議今孔明翼德分兩路取川會於雒城同入成都水陸舟車已於七月二十日

起程此時將及待到今我等便可進兵黃忠曰張任每日來搦戰見城中不出彼軍

懈怠不做準備今日夜間分兵劫寨勝如白晝廝殺此上說馬超立德從之教黃忠引兵

取左魏延引兵取右玄德取中路當夜二更三路軍馬齊發引任果然不做準備漢軍擁入大寨放起火來烈焰騰空蜀兵奔走連夜趕報灌城城中兵接應入去玄德

還中路下寨次日引兵直到雒城圍住攻打張任按兵不出攻到第四日

孔明用之妙玄德自提一軍攻打西門令黃忠魏延在東門攻打留南門北門放軍兵行走

原來南門一帶都是山路北門有涪水因此不圍張任望見玄德在西門騎馬往來

指麾打城從辰至未人馬漸漸力乏張任教吳蘭雷同一將引兵出北門轉東門敵

黃忠魏延自己却引軍出南門轉西門單迎玄德

上城擂鼓助喊却說玄德見紅日平西教後軍先退軍士方回身城上一片聲喊起

南門內軍馬突出張任徑來軍中捉玄德玄德軍中大亂黃忠魏延又被吳蘭雷同

敵住兩下不能相顧玄德敵不住張任撥馬往山僻小路而走張任從背後追來看

看趕上玄德獨自一人一馬張任引數騎趕來

山路一軍衝出又玄德馬上叫苦曰前有伏兵後有追兵天亡我也

只見來軍當頭一員大將乃是張飛原來張飛與嚴顏正從那條路上來

起知與川兵交戰張飛當先而來

餘合背後嚴顏引兵大進張任火速回身張飛直趕到城下張任退入城拽起吊橋

張飛回見玄德曰軍師沂江而來尚且未到反被我奪了頭功

阻如何無軍阻當長驅大進先到於此張飛曰於路關隘四十五處皆出老將嚴顏之功因此一路並不曾費分毫之力

不是嚴顏一人却是智收關即

還把義釋嚴顏之事從頭說了一遍

引嚴顏見立德立德謝曰若非老將軍吾弟安能到此即脫身上黃金鎖子甲以賜

之

為己降者與又

嚴顏拜謝正待安排宴飲忽聞哨馬回報黃忠魏延和川將吳蘭雷同

交鋒城中吳懿劉瓚又引兵助戰兩下夾攻我軍抵敵不住魏黃二將敗陣投東去

了

不從前說一邊後來却在此張飛聽得便請立德分兵兩路殺去救援於是張飛在左立德在

右殺奔前來吳懿劉瓚見後面喊聲起慌退入城中吳蘭雷同只顧引兵追趕黃忠

魏延却被立德張飛截住歸路黃忠魏延又回馬轉攻吳蘭雷同料敵不住只得將

本部軍馬前來投降

兩個之說又見

立德准其降收兵近城下寨却說張任失了二將心

中疑慮吳懿劉瓚曰兵勢甚危不決一死戰如何得退兵一面差人去成都見主公

告急

成都未收於成都使為

一面用計敵之張任曰吾來日引一軍搦戰詐敗引轉城北城

內再以一軍衝出截斷其中可獲勝也吳懿曰劉將軍相輔公子守城我引兵衝出

助戰約會已定次日張任引數千人馬搖旗呐喊出城搦戰張飛上馬出迎更不打

話與張任交鋒戰不十餘合張任詐敗遠城而走張飛盡力追之吳懿一軍截住張

任引軍復回把張飛圍在垓心進退不得

張飛在垓心進退不得

正沒奈何只見一隊

軍從江邊殺出當先一員大將挺槍躍馬與吳懿交鋒只一合生擒吳懿戰退敵軍

救出張飛視之乃趙雲也

趙雲此本不來得文元來得在

飛聞軍師何在雲曰軍師已至想此時已與主公相見也

趙雲此本不來得文元來得在

二人擒吳懿回寨張任自退入東門去了張飛趙雲同回寨

中見孔明簡雍將琬在帳中飛下馬來參軍師

不向孔明一處來却從一處出用軍之法

孔明驚問曰如何得

先到玄德具述義釋嚴顏之事孔明賀曰張將軍能用謀皆主公之洪福也趙雲解

吳懿見玄德玄德曰汝降否吳懿曰我既被捉如何不降

玄德大喜親解其縛

孔明問城中有幾人守城吳懿曰有劉季玉之子劉循輔將劉瑣張任劉瑁不打緊

張任乃蜀郡人極有膽略不可輕敵

又備吳懿口中為張任

孔明曰先捉張任然後取雒城

問城東這座橋名為何橋吳懿曰金雁橋孔明遂乘馬至橋邊遠河看了一遍回到

寨中喚黃忠魏延聽令曰離金雁橋南五六里兩岸都是蘆葦葦葦可以埋伏

魏延引一千槍手伏於左單騎馬上將黃忠引一千刀手伏於右單砍坐下馬殺

敗彼軍張任必投山東小路而去張翼德引一千軍伏在那裏就彼處擒之又喚趙

雲伏於金雁橋北待我引張任過橋你便將橋折斷却勒兵於橋北遙為之勢使張

任不敢望北走退投南去却好中計

此則用計只是如此如此而已

調遣已定孔明自去誘敵

却說劉璋差卓膺張翼二將前至雒城助戰張任教張翼與劉瑁守城自與卓膺為

前後二隊任為前隊膺為後隊出城退敵孔明引一隊不整不齊軍

好在不過金雁橋

來與張任對陣孔明乘四輪車輪中羽扇而出兩邊百餘騎簇擁遙指張任曰曹操

以百萬之眾聞吾之名望風而逃今汝何人敢不投降

天下推愛用的人來會說大話不但不張

任看見孔明軍伍不齊在馬上冷笑曰人說諸葛亮用兵如神原來有名無實把槍

一招大小軍校齊殺過來孔明棄了四輪車上馬退走過橋張任從背後趕來過了

金雁橋見玄德軍在左嚴顏軍在右衝殺將來張任知是計急回軍時橋已折斷了

孔明多智也欲投北去只見趙雲一軍隔岸排開遂不敢投北逕往南遶河而走不五

六里早到蘆葦叢雜處魏延一軍從蘆葦中忽起都用長槍亂攔黃忠一軍伏在蘆葦

裏用長刀只割馬蹄上邊蘆葦可馬蹄馬軍盡倒皆被執縛步軍那裏敢來張任引數十騎

望山路而走正撞着張飛張任方欲退走張飛大喝一聲眾軍齊上將張任活捉了

原來卓麋見張任中計已投趙雲軍前降了又是一個降將一發都到大寨玄德賞了卓

麋張飛解張任至孔明亦坐於帳中玄德謂張任曰蜀中諸將望風而降汝何不早

投降張任睜目怒叫曰忠臣豈肯事二主乎玄德曰汝不識天時耳降即免死任曰

今日便降久後也不降可速殺我不降死玄德不忍殺之張任厲聲高罵孔明命

斬之以全其名後人有詩讚曰

烈士豈甘從二主張君忠勇死猶生高明正似天邊月夜夜流光照雒城

玄德感數不已令收其屍首葬於金雁橋側以表其忠不殺之人心也不次日令

嚴顏吳懿等一班蜀中降將為前部直至雒城大叫早開門投降免一城生靈受苦

劉瑣在城中大罵嚴顏方待取箭射之忽見城上一將拔劍欲翻劉瑣開門投降

又是一個

春乃武陽人張翼也立德軍馬入雒城劉循開西門走脫投成都去了立德出榜安民殺劉瑣

前惟恐外州郡不寧可令張翼吳懿引趙雲撫外水定江犍為等處所屬州郡令嚴

顏卓膺引張飛撫巴西德陽所屬州郡就委官按治平靖即勒兵回成都取齊

此兩外

張飛趙雲領命各自引兵去了孔明問前去有何關隘蜀中降將曰止綿竹有

重兵守禦若得綿竹成都唾手可得孔明便商議進兵法正曰雒城已破蜀中危矣

主公欲以仁義服眾且勿進兵某作一書上劉璋陳說利害璋自然降矣孔明曰孝

直之言甚善便令寫書遣人徑往成都法正曰劉璋不聽却說劉循逃回見父說

雒城已陷劉璋慌聚眾官商議從事鄭度獻策曰今劉備雖攻城奪地然兵不甚多

士眾未附野殺是資軍無輜重不如盡驅巴西梓潼民過涪水以西其倉廩野殺盡

皆燒除深溝高壘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彼兵自走我乘虛

擊之備可擒也孔明曰不然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備敵也此言非

保全之計劉璋曰不然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備敵也此言非

書視之其略曰正議聞人報法正有書至劉璋喚入呈上書璋拆開

前蒙遣差結好荆州不意主公左右未得其人以致如此今荆州養全舊情不忘

族誼主公若能幡然歸順量不薄待望三思裁示

劉璋大怒扯毀其書大罵法正賣主求榮忘恩背義之賊逐其使者出城

劉璋不聽法正之言

從法正之言猶不聽正是表劉表一派人

即時遣弟費觀提兵前去把守綿竹費觀保舉南陽人姓李名嚴

字正方一同領兵當下費觀李嚴點三萬軍來守綿竹益州太守董和字幼宰南郡

枝江人也上書於劉璋請往漢中借兵璋曰張魯與吾世讎安肯相救

今有張魯與劉璋之讎

親不亦難乎

和曰雖然與我有讎劉備軍在雒城勢在危急唇亡則齒寒若以利

害說之必然肯從璋乃修書遣使前赴漢中却說馬超自兵敗入羌二載有餘結好

羌兵攻打隴西州郡所到之處盡皆歸降

國劉璋求援於中丞孫乾孫乾請下書招入馬超

法正具

惟冀州攻打不下刺史韋康累遣人求救於夏侯淵

淵不得曹

操言語未敢動兵韋康見救兵不來與眾商議不如投降馬超參軍楊阜哭諫曰超

等叛君之徒豈可降之康曰事勢至此不降何待阜苦諫不從韋康大開城門拜投

馬超

超大怒曰汝今事急請降非真心也將韋康等四十餘口盡斬之

留一人

馬超殺韋康而失州郡之心正是相反

有人言楊阜勸韋康休降可斬之超曰此人守義

不可斬也復用楊阜為參軍

馬超用楊阜與從文士相和而相反

阜薦梁寬趙雲二人超盡用為軍官

此時一似

楊阜告馬超曰阜妻死於臨洮乞告兩箇月假歸葬妻要便回馬超從之楊阜

過歷城來見撫彝將軍姜敘敘與阜是姑表兄弟敘之母是阜之姑時年已八十二

當日楊阜入姜敘內宅拜見其姑哭告曰阜守城不能保主亡不能死愧無面目見姑馬超叛君妄殺郡守一州士民無不恨之今吾兄坐據郿城竟無討賊之心此豈

人臣之理乎言罷淚流出血

楊阜哭其主

敘母聞言喚姜敘入責之曰韋使君遇害亦

爾之罪也又謂阜曰汝既降人且食其祿何故又動心討之阜曰吾從賊者欲留殘

生與主報冤也敘曰馬超英雄急難圖之阜曰有勇無謀易圖也吾已暗約下梁寬

趙衛兄若肯興兵二人必為內應

方知前二

敘母曰汝不早圖更待何時誰不有死死

於忠義死得其所也勿以我為念汝若不聽義山之言吾當先死以絕汝念

一個女大

敘乃與統兵校尉尹奉趙昂商議原來趙昂之子趙月現隨馬超為裨將趙昂當日

應允歸見其妻王氏曰吾今日與姜敘楊阜尹奉一處商議欲報韋康之讎吾想子

趙月現隨馬超今若與兵超必先殺吾子奈何

不從者趙月

其妻厲聲曰雪君父之大

恥雖喪身亦不惜何況一子乎君若顧子而不行吾當先死矣

又一個女大

趙昂乃決

次日一同起兵姜敘楊阜屯郿城尹奉趙昂屯祁山王氏乃盡將首飾資帛親自往

祁山軍中賞勞軍士以勵其眾

常以夫人為主帥

馬超聞姜敘楊阜會合尹奉趙昂興兵舉

事大怒即將趙月斬之

一個兒子

令龐德馬岱盡起軍馬殺奔郿城來姜敘楊阜引兵

出兩陣圍處楊阜姜敘衣白袍而出

楊阜在陣中與龐德馬岱相戰

大罵超曰叛君

無義之賊馬超大怒衝將過來兩軍混戰姜敘楊阜如何抵得馬超大敗而走馬超

無義之賊馬超大怒衝將過來兩軍混戰姜敘楊阜如何抵得馬超大敗而走馬超

驅兵趕來背後喊聲起處尹奉趙昂殺來超急回時兩下夾攻首尾不能相顧正關
間刺斜裏大隊軍馬殺來原來夏侯淵得了曹操軍令正領軍來破馬超此一路軍馬實
是不笑超如何當得三路軍馬大敗奔回走了一夜比及天明到得冀城叫門時城上

亂箭射下梁寬趙衢立在城上大罵馬超將馬超妻楊氏從城上一刀砍了撇下屍

首來又將馬超幼子三人并至親十餘口都從城上一刀一箇剝將下來超氣塞胸

幾乎墜下馬來我子輩一家姓子兩省背後夏侯淵引兵追趕超見勢大不敢戀戰與龐德

馬岱殺開一條路走前面又撞見姜敘楊阜殺了一陣衝得過去又撞着尹奉趙昂

殺了一陣零零落落剩得五六十騎連夜奔走四更前後走到歷城下守門者只道

姜敘兵回大開城門接入超從城南門邊殺起盡洗城中百姓百姓何處所謂也至姜敘

宅拏出老母母全無懼色指馬超而大罵超大怒自取劍殺之姜敘又送了尹奉趙昂全

家老幼亦盡被馬超所殺尹奉又送了昂妻王氏因在軍中得免於難次日夏侯淵大

軍至馬超棄城殺出望西而逃行不到二十里前面一軍排開為首的是楊阜超切

齒而恨拍馬挺槍刺之阜兄弟七人一齊來助戰馬岱龐德敵住後軍阜等七人皆

被馬超殺死楊阜又送了阜身中五槍猶然死戰後面夏侯淵大軍趕來馬超遂走只有

龐德馬岱六七騎後隨而去夏侯淵自行安撫隴西諸州人民令姜敘等各各分守

用車載楊阜赴許都是曹操操封阜為關內侯阜辭曰阜無捍難之功又無死難之

節於法當誅何顏受職操嘉之卒與之爵可謂爵却說馬超與龐德馬岱商議遷往漢中投張魯此處方處張魯大喜以為得馬超則西可以吞益州東可以拒曹操乃商議欲以女招超為壻大將楊柏諫曰馬超妻子招誘禍皆超之貽害也主公宜可以女與之魯從其言遂罷招壻之議此處不與與長明說或以楊柏之言告知馬超超大怒有殺楊柏之意此處不與與長明說楊柏知之與兄楊松商議亦有圖馬超之心此處不與與長明說正值劉璋遣使求救於張魯魯不從忽報劉璋又遣黃權到權先來見楊松說東西兩川實為唇齒西川若破東川亦難保矣今若肯相救當以二十州相酬此處不與與長明說松大喜即引黃權來見張魯說唇齒利害更以二十州相謝魯喜其利從之巴西閭闔諫曰劉璋與主公世讎今事急求救詐許割地不可從也忽階下一人進曰某雖不才願乞一旅之師生擒劉備務要割地以還正是

方看真主來西蜀 又見精兵出漢中 未知其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才子書卷三十三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六十五回 馬超大戰葭萌關

劉備自領益州牧

孫權與劉表為難劉璋亦與張魯為難黃權之求救于漢中如魯肅之弔喪于江夏所謂同舟過風吳越可以相濟者也然玄德助仲謀而張魯不能助季玉何哉蓋孫與劉非操之所能間也璋與魯則孔明之所能間也然使張魯不用楊松雖有間亦不能入則非孔明之間之乃張魯之自間之也

蔡瑁在荊州而劉備不能安其身楊松在漢中而馬超亦不能安其身是則同矣然備之依表欲以拒曹超之歸魯乃欲攻備則超之智異于備也我方欲討國賊而伐其同心討賊之人我方欲報父讐而伐其與父同事之友超其忘衣帶詔之事乎不獨內有楊松而欲立功于葭萌為勢之所不能縱使內無楊松而欲立功于葭萌亦為理之所不可

關公之欲與馬超比試非真欲與之比試也欲借此以壓服其心耳漢高初見英布而倨傲洗腆以折之恐其驕則不為我用耳馬超新降其視川中諸將無出我右將不免于自矜得孔明一書方知翼德之上又有絕倫超群如關公者而超之驕氣折矣關公見書而笑曰孔明知吾心孔明其知此心哉

玄德當奔走流離之時而不忍棄百姓而一得西川乃欲以民田賞功是不可無

子龍之謙也子龍愛民所以愛國愛國則不復愛家前于取桂陽之時不以妻子動其心今于入川之後不以田宅累其念有古大臣之風焉豈獨一名將之才足以盡之子產之言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凡子產之用猛正其善于用寬也孔明之治蜀其得此意乎法行而知恩即猛以濟寬之道玄德以孔明為水而當其治蜀則又不為水而為火矣曹操徙劉琮于青州而殺其母子劉備遷劉璋于公安而歸其財物則備與操異矣劉備寬以撫蜀而收之以恩諡葛嚴以治蜀而繩之以法則亮又與備異矣蓋我與敵取其反敵以暴我以仁敵以急我以緩以相反為能者也君與相取其相濟君以仁相以義君以柔相以剛以相濟為用者也不相反則無以相勝不相濟則亦無以相成却說關圃正勸張魯勿助劉璋只見馬超挺身出曰超感主公之恩無可上報願領一軍攻取葭萌關生擒劉備此了後事務要劉璋割二十州奉還主公張魯大喜先遣黃權從小路而回隨即點兵二萬與馬超此時龐德卧病不能行留于漢中為後文張魯令楊柏監軍正是宛家種超與弟馬岱選日起程却說玄德軍馬在涪城法正所差下書人回報說鄭度勸劉璋盡燒野谷并各處倉廩率巴西之民避於涪水西深溝高壘而不戰前既在劉璋一邊寫來此又在玄德一邊說得是玄德孔明聞之皆大驚曰若用此言吾勢危矣法正笑曰主公勿憂此計雖佳劉璋必不能用也料劉璋必見可不一日人

傳劉璋不肯還動百姓不從鄭度之言玄德聞之方始寬心

玄德一處得孔明

孔明曰可速

進兵取綿竹如得此處成都易取矣遂遣黃忠魏延領兵前進費觀聽知玄德兵來

差手嚴出迎嚴領三千兵出各布陣完黃忠出馬與李嚴戰四五十合不分勝負孔

明在陣中教鳴金收軍

使有軍手

黃忠回陣問曰正待要擒李嚴軍師何故收兵孔明

曰吾已見李嚴武藝不可力取來日再戰汝可詐敗引入山谷出奇兵以勝之黃忠

領計次日李嚴再引兵來黃忠又出戰不十合詐敗引兵便走李嚴趕來追趕趕入

山谷猛然省悟急待回時前面魏延引兵擺開孔明自在山頭喚曰公如不降兩下

已伏強弩欲與我龐士元報讐矣

此魏延引兵了却李嚴

李嚴忙下馬卸甲投降

又是一個軍

士不曾傷害一人孔明引李嚴見玄德待之甚厚嚴曰費觀雖是劉益州親戚

與某甚密當往說之玄德即命李嚴回城招降費觀

不若李嚴說足

嚴入綿竹城對費觀

讚玄德如此仁德今若不降必有大禍觀從其言開門投降

又是一個

玄德入綿竹商

議分兵取成都忽流星馬急報言孟達霍峻守葭萌關今被東川張魯遣馬超與楊

柏馬岱領兵攻打甚急救遲則關隘休矣

此孔明

玄德大驚孔明曰須是張趙二將方可

與敵玄德曰子龍引兵在外未回翼德已在此可急遣之孔明曰主公且勿言容亮

教之却說張飛聞馬超攻關大叫而入曰辭了哥哥便去戰馬超也

寫得張飛如畫

孔明伴作

不聞

易

對玄德曰今馬超侵犯關隘無人可敵除非往荊州取關雲長來方可與敵

為後史公比
此處一作

張飛曰軍師何故小觀吾吾曾獨拒曹操百萬之兵四回中事豈愁馬超一

匹夫乎孔明曰翼德拒水斷橋此因曹操不知虛實耳若知虛實將軍豈得無事今

馬超之勇天下皆知渭橋大戰殺得曹操割髮棄袍幾乎喪命四回中事非等閒之比

雲長且未必能勝純用反飛曰我只今便去如勝不得馬超甘當軍令孔明曰既你肯

寫文書便為先鋒請主公親自去一遭留亮守綿竹待子龍來却作商議為後子龍守

魏延曰某亦願往添了一孔明令魏延帶五百哨馬先行張飛第二玄德後隊望葭萌

關進發魏延哨馬先到關下正遇楊柏魏延與楊柏交戰不十合楊柏敗走魏延要

奪張飛頭功乘勢趕去前面一軍擺開為首乃是馬岱魏延只道是馬超舞刀躍馬

迎之魏延見其為先與岱戰不十合岱敗走延趕去被岱回身一箭中了魏延左臂延急

回馬走馬岱趕至關前只見一將喊聲如雷從關上飛馬奔至面前原來是張飛初

到關上聽得關前厮杀便來看時正見魏延中箭因驟馬下關救了魏延飛喝馬岱

曰汝是何人先通名姓然後厮杀馬岱曰吾乃西涼馬岱是也張飛曰你原來不是

馬超快回去非吾對手只令馬超那厮自來說道無人張翼德在此初得一張馬岱大

怒曰汝馬敢小觀我挺槍躍馬直取張飛戰不十合馬岱敗走張飛欲待追趕關上

一騎馬到來叫兄弟且休趕飛回視之原來是玄德到來前軍中軍後軍勾三夾到飛遂不

趕一同上關玄德曰恐怕你性躁故我隨後趕來到此既然勝了馬岱且歇一宵來

日戰馬超次日天明關下鼓聲大震馬超兵到玄德在關上看時門旗影裡馬超縱馬提鎗而出獅盔獸帶銀甲白袍一來結束非凡二省人才出眾在玄德眼中玄德嘆

曰人言錦馬超名不虛傳

之在玄德口中

張飛便要下關玄德急止之曰且休出戰當先

避其銳氣關下馬超單搦張飛出戰關上張飛恨不得平吞馬超

兩地錦馬超

三五番

皆被玄德當住看看平復玄德望見馬超連上八馬皆倦連連五百騎跟着張飛衝

下關來馬超見張飛軍到把槍望後一招約退軍有一箭之地張飛軍馬一齊紫住

關上軍馬陸續出來張飛挺鎗出馬大呼認得無人廉買德麼馬超曰吾家累世公

侯誰識村野匹夫

之在玄德口中

張飛大怒兩馬奮出二德並舉約戰百餘合不分勝負

好玄德觀之歎曰真虎將也

之在玄德口中

恐張飛有失急鳴金收軍兩將各回

回到陣中略歇馬片時不用頭盔只裹巾上馬又出陣前搦馬超廝殺超又出兩

個再戰玄德恐張飛有失自披挂下關直至陣前看張飛與馬超又關百餘合兩個

精神倍加玄德教鳴金收軍

之在玄德口中

二將分開各回本陣是日天色已晚玄德謂張飛

曰馬超英勇不可輕敵且退上關來日再戰張飛殺得性起那裡肯休大叫曰誓死

不回玄德曰今日天晚不可戰矣飛曰可戰火把安排夜戰

好騎馬好飲一鞭

馬超亦

換了馬再出陣前大叫曰張飛敢夜戰麼張飛性起向玄德換了坐下馬鎗出陣來

叫曰我捉你不得誓不上關超曰我勝你不得誓不回寨

大寨上營可

兩軍吶喊數起

千百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兩將又向陣前鏖戰到二十餘合馬超殺回馬使走張飛

大叫曰走那裡去原來馬超見贏不得張飛心生一計詐敗佯輸賺張飛趕來暗掣

銅鎚在手紐回身覷着張飛便打來史自曰張飛見馬超走心中也提防比及銅鎚

打來時張飛一閃從耳朵邊過去張飛便勒回馬時馬超却又趕來張飛常往馬拈

弓搭箭回射馬超超却閃過二將各自回陣一鎚一箭備作收計不戰而退今不能矣玄德自於陣前叫曰吾

以仁義待人。不施譎詐馬超起你收兵歇息我不棄勢超你人皆馬超聞言親自斷

後諸軍漸退玄德亦收軍上關次日張飛又欲下關戰馬超人報軍師來到玄德接

着孔明孔明曰亮聞孟起世之虎將若與翼德死戰必有一傷故令子龍漢升守綿

竹我星夜來此綿竹之守備孔明口中發出首軍之可使條小計令馬超歸降主公玄德曰吾見馬超英

勇甚愛之如何可得孔明曰亮聞東川張魯欲自立為漢寧王手下謀士楊松極貪

賄賂可差人從小路進投漢中先用金銀結好楊松後進書於張魯云吾於劉璋爭

西川是與汝報讎不可聽信離間之語事定之後保汝為漢寧王劉璋許以地孔明許以爵

也可令其撤回馬超與侍其來敵時便可用計招降馬超矣玄德大喜即時修書差探

乾費金珠從小路進至漢中先來見楊松說知此事送了金珠松大喜先引孫乾見

張魯陳言方便金珠在魯曰玄德只是左將軍如何保得我為漢寧王楊松曰備

大漢皇叔正合保奏不是皇叔保得張魯大喜便差人教馬超罷兵孫乾只在楊松家聽

回信不一日使者回報馬超言未成功不可退兵

張魯又遣人去與

又不肯回一連三次不至楊松曰此人素無信行不肯罷兵其意必反遂使人流言

云馬超意欲奪西川自為蜀王與父報讐不肯臣於漢中

張魯聞之

問計於楊

松松曰一面差人去說與馬超汝既欲成功與汝一月限要依我三件事若依得便

有賞否則必誅一要取西川二要劉璋首級三要退荆州兵三件事不成可獻頭來

出下三關

一面教張衛點軍把守關隘防馬超兵變曹從之差人到馬超寨中

說這三件事超大驚曰如何變得這的

乃與馬岱商議

不如罷兵楊松又

流言曰馬超回兵必懷異心

於是張衛分七路軍

堅守隘口不放馬超兵入

超進退不得無計可施孔明謂玄德曰今馬超正在兩難之際亮為三寸不爛之舌

親往超寨說馬超來降玄德曰先生乃吾之腹心腹心腹倘有疎虞如之奈何孔明堅

意要去玄德再三不肯放去正躊躇間忽報趙雲有書薦西川一人來降

玄德召

入問之其人乃建寧俞元人也姓李名恢字德昂玄德曰向日聞公苦諫劉璋今何

故歸我

前文

恢曰吾聞良禽相求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前諫劉益州者以盡人臣之心

既不能用知必敗矣今將軍仁德布於蜀中知事必成故來歸耳玄德曰先生此來

必有益於劉備恢曰今聞馬超在進退兩難之際恢昔在隴西與彼有一面之交願

往說馬超歸降若何

孔明曰

正欲得一人替吾一往願聞公之說詞李

慨於孔明耳呼陳說如此如此孔明大喜即時遣行慨行至超寨先使

人通姓名馬超曰吾知李恢乃辯士今必來說我先喚二十刀斧手伏於帳下囑曰

令汝砍即砍為肉醬須臾李恢昂然而入馬超端坐帳中不動叱李恢曰汝來為何

慨曰特來作說客將者一見則明不足說客李超曰吾陣中寶劍新磨汝試言之其言不

通便請試劍慨笑曰將軍之禍不遠矣但恐新磨之劍不能試吾之頭將欲自試也

先以虎舌勒之形在超曰吾有何禍慨曰吾聞越之西子善毀者不能閉其美齋之無鹽善

譽者不能掩其醜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此天下之常理也今將軍與曹操有殺父之

讐而隴西又有切齒之恨前不能救劉璋而退荊州之兵後不能制楊松而見張魯

之面目下四海難容一身無主若復有渭橋之敗冀城之失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

李恢言此當為全用一字一字一珠矣超頓首謝曰公言極善但超無路可行慨曰公既聽吾言帳外何故

伏刀斧手超大漸盡叱退李恢言則可以慨曰劉皇叔禮賢下士吾知其必成故捨劉璋

而歸之公之尊人曾與皇叔約共討賊賊中事公何不棄暗投明以圖上報父讐下

立功名乎馬超大喜即喚楊柏入一劍斬之將首級共抵一同上關來降玄德

玄德親自接入待以上賓之禮超頓首謝曰今遇明主如撥雲霧而見青天時孫乾

已回玄德復命霍峻孟達守關便撤兵來取成都趙雲黃忠接入綿竹人報蜀將劉

駿馬漢引軍到趙雲曰某願往擒此二人言訖上馬引軍出玄德在城上款待馬超

喫酒未曾安席子龍已斬二人之頭獻於延前

張飛此過本事却補趙雲帳本中與馬超同

馬超亦驚倍加敬重

超曰不須主公廝殺超自喚出劉璋來降如不肯降超自與弟馬岱取成都雙手奉

獻

子龍以兩顆人頭為安席之果馬超建侯以一城為進見之禮

玄德大喜是日盡歡却說敗兵回到益州報劉璋璋大驚閉

門不出人報城北馬超救兵到劉璋方敢登城望之見馬超馬岱立於城下大叫請

劉季玉答話劉璋在城上問之超在馬上以鞭指曰吾本領張魯兵來救益州誰想

張魯聽信楊松讒言反欲害我今已歸降劉皇叔公可納土拜降免致生靈受苦如

或執迷吾先攻城矣

斬一今請

劉璋驚得面如土色氣倒於城上眾官救醒璋曰吾之

不明悔之何及不若開門投降以救滿城百姓重和曰城中尚有兵三萬餘人錢帛

糧草可支一年奈何便降劉璋曰吾父子在蜀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

年血肉捐於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

此厚為無用之別名也厚之無用也

仁而不智

眾人間之皆墮淚忽一人進曰主公之言正合天意視之乃巴西充國

人也姓譙名周字允南此人素曉天文璋問之周曰某夜觀乾象見彗星聚於蜀郡

其大星光如皓月乃帝王之象也況一載之前小兒謠云若要喫新飯須待先主來

此乃預兆

為玄德稱

不可逆天道黃權劉巴聞言皆大怒欲斬之

謂周預說天文後來神機主出此即此人也報已從之亦不

劉璋猶豫忽報蜀郡太守許靖諭城出降矣劉璋大哭歸府
前不報其城之王累今報
次日人報劉皇叔遣幕賓簡雍在城下喚門璋令開門接入雍坐車中傲睨自若忽一人

掣劍大喝曰小輩得志旁若無人汝敢藐視吾蜀中人物耶雍雅下車迎之此人乃廣漢綿竹人也姓秦名宓字子勅今如漢果以吾所識矣雍笑曰不識賢兄幸勿見責遂同

入見劉璋具說玄德寬洪大度並無相害之意於是劉璋決計投降厚待簡雍次日親費印綬文籍與簡雍同車出城投降玄德出寨迎接握手流淚曰非吾不行仁義

奈勢不得已也

不得已三字亦是玄德寬洪大度之故也

玄德之故也

綬文籍並馬入城玄德入成都百姓香花燈燭迎門而接玄德到公廳陞堂坐定郡

內諸官皆拜於堂下惟黃權劉巴閉門不出眾將忿怒欲往殺之玄德慌忙傳令曰

如有害此二人者滅其三族

玄德之故也

玄德親自登門請二人出仕

不獨殺二人之心

二人

感玄德恩禮乃出孔明請曰今西川平定難容二主可將劉璋送去荊州玄德曰吾

方得蜀郡未可令季王遠去孔明曰劉璋失基業者皆因太弱也主公若以婦人之

仁隨事不決恐此土難以長久

一個滅分一個

玄德從之設一大宴請劉璋收拾財物佩

領張飛將軍印綬將妻子良賔盡赴南郡公安住歇即日起行

玄德遣劉璋於公安與張飛同

一則說之子孫一則

玄德自領益州牧其所降文武盡皆重賞定擬名爵嚴願為前部將軍

法正為蜀郡太守董和為掌軍中郎將許靖為左將軍長史龐義為營中司馬劉巴

為左將軍黃權為右將軍其餘吳懿費觀彭羕卓膺李嚴吳蘭雷同李恢張翼秦宓

譙周呂義煥嚴範芝楊洪周羣費禕費詩孟達文武投降官員共六十餘人並皆推

用先封新亭侯張飛為軍師關雲長為蓋冠將軍漢壽亭侯張飛為征遠將

軍新亭侯趙雲為鎮遠將軍黃忠為征西將軍魏延為揚武將軍馬超為平西將軍

孫乾簡雍麋竺糜芳劉封關平周倉廖化馬良馬謖蔣琬伊籍及舊日荆襄一班文

武官員盡皆陞賞論臣等功高至此方雖受封良足不易遣使賞黃金五百斤白銀一千斤錢五十萬蜀錦

一千疋賜與雲長此實四川從征之將各領州郡守之臣等無不有留其餘官將給賜有差殺牛宰

馬大餉士卒開倉賑濟百姓此救士心軍民大悅益州既定玄德欲將成都有名田宅

分賜諸官趙雲諫曰益州人民屢遭兵火田宅皆空今當歸還百姓令安居復業民

心方定不宜奪之為私賞也此後實長關固守以自守為要計也玄德大喜從其言使諸葛

軍師定擬治國條例刑法頗重法正曰昔高祖約法三章黎民皆感其德願軍師寬

刑省法以慰民望孔明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萬民皆怨故高祖以寬

仁德之高祖約法三章今劉璋闇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

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寔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

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道於斯著矣孔明治蜀足例法正拜服

自此軍民安靖四十一州地面分兵鎮撫並皆平定法正為蜀郡太守凡平日一餐

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二句內包着報復或告孔明曰孝直太橫宜稍斥之孔明曰昔

主公困守荊州北畏曹操東憚孫權賴孝直為之輔翼遂翻然翔翔不可復制今奈

第一才子書卷三十三 第六十五回

何禁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耶因竟不問

法正而用猛是猛以濟寬
法正而用寬是寬以濟猛

法正聞之亦自斂戢

而如思德行
而亦如法矣

一日玄德正與孔明閒敘忽報雲長遣關平來謝所賜金帛玄德召入平

拜罷呈上書信曰父親如馬超武藝過人要入川來與之比試高低教就稟伯父此

事

不必有此事
不可無此言

玄德大驚曰若雲長入蜀與孟起比試勢不兩立孔明曰無妨亮自作

書回之

孔明已
會其意

玄德只恐雲長性急便教孔明寫了書發付關平星夜回荊州平回至

荊州雲長問曰我欲與馬孟起比試汝曾說否平答曰軍師有書在此雲長拆開視

之其書曰

亮聞將軍欲與孟起分別高下以亮度之孟起雖雄烈過人不過黥布彭越之徒

耳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美髯公之絕倫超群也今公受任荊州不為不重

倘一入川若荊州有失罪莫大焉惟冀明照

雲長看畢自縛其髯笑曰孔明真知我心也

正欲孔明測自己無高以廣
翼德起見其意已也

將書遍示賓客遂無

入川之意

以下接過西川州
兩邊接敘家慶一處

却說東吳孫權知玄德併吞西川將劉璋逐於公安遂召

張昭顧雍商議曰當初劉備借我荊州時說取了西川便還荊州今已得巴蜀四十

一州須用取索漢上諸郡如其不還即動干戈

玄德方覺得來不
想討債的使來

張昭曰吳中方安不可

動兵昭有一計使劉備將荊州雙手奉還主公正是

西蜀方聞新日月

東吳又索舊山川

未知其計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六回 關雲長單刀赴會

伏皇后為國捐生

關公不屑屑與東吳較量你我只將大漢二字壓倒東吳此其讀春秋得力處也
呂布之對曹操曰漢家疆土人人有分惟其無父所以無君關公之對諸葛瑾曰
大漢疆土豈可妄以尺寸與人惟其能為人臣所以能為人弟

玄德之就婚妙在授計而往關公之赴會又妙在不消授計玄德之就婚而歸妙
在不別而行關公之赴會而歸又妙在公然而別張遼之請關公妙在屢請方來
魯肅之請關公又妙在一請便來關公之別曹操妙在不勞他送關公之別魯肅
又妙在偏要他送前日之五關斬將妙在關公不佳今日之扁舟江上又妙在無
人攔擋前日之獨行千里妙在來得明白去得明白今日之單刀赴會又妙在來
得軒昂去得軒昂讀書至此而歎公之往來自得旁若無人豈但在一時為然豈
但在一國為然哉蓋將獨往獨來於天地古今之中耳

觀曹操杖殺母后一事天翻地覆真前史之所絕無而僅見者矣或為之解曰獻
帝為高帝後身伏后為呂后後身曹操為韓信後身曹操女為戚姬後身華歆為
趙王如意後身嗚呼其然耶其不然耶

以名士如華歆而助操為惡至於如此之甚原其初不過為榮利之心未忘耳拾
金而觀之利未忘也見乘軒者而視之榮未忘也止此貪榮慕利之心遂成其黨

惡助虐之心管幼安之割席分坐殆逆料其後與

或謂管寧坐卧一樓足不履地以地為魏地也獨不思樓非魏地之樓乎予曰不然賢人君子特借此以自明其高尚之志耳文丞相詩曰或為遼東帽清操勵冰雪而綱目亦書曰漢管寧卒於魏誠以清操如管寧有非魏之所得有者也若以樓為魏之樓則箕山亦為唐之山潁水亦為虞之水首陽之薇亦為周之薇矣以國戚害國戚者何進也以國戚薦國戚者伏完也以宦官害國戚者張讓也以宦官助國戚者移順也以國戚謀國戚而勝以國戚與國戚共謀權臣而不勝以宦官謀國戚而勝以宦官與國戚共謀權臣而亦不勝然則權臣之惡其更甚於國戚而為權臣操與丕則又以權臣而為國戚矣國戚不足懼以權臣為之則可懼權臣已足懼權臣而又使之為國戚則更可懼魏之篡漢又何疑焉

荀彧以操之加九錫而死荀攸以操之稱魏王而死君子惜其不死於殺董妃之時以為死之已晚也然猶幸其能死於弑伏后之前以為死之未晚也夫殺董妃則加九錫稱魏王之漸也稱魏王則弑伏后之本也弑伏后則篡國之機也乃加九錫則董昭勸之稱魏王則王粲贊之弑伏后則華歆助之是或與攸之為人其猶有賢於董昭王粲華歆者耶

却說孫權要索荊州張昭獻計曰劉備所倚重者諸葛亮耳其兄諸葛瑾今在於吳

何不將瑾老小執下使瑾入川告其弟令勸劉備交割荊州如其不還必累及我老

小亮念同胞之情必然應允子以言對劉備而備之兄以言對孔明權曰諸葛瑾乃誠寔君

子安忍拘其老小昭曰明教知是計策自然放心是孔明權從之召諸葛瑾老小廬監在

府一面修書打發諸葛瑾往西川去第四十五回孔明曰人本無常文書上無無不數日到了成都

使人報知玄德玄德問孔明曰令兄此來為何孔明曰索荊州耳玄德曰何以答之

孔明曰只須如此如此計會已定孔明出郭接瑾不到私宅進入賓館參拜畢瑾放

聲大哭亮曰兄長有事但說何故發哀瑾曰吾一家老小休矣亮曰莫非

為不還荊州乎因弟之故執下兄長老小弟心何安兄休憂慮弟自有計還荊州便

了兄說此話弟亦不疑瑾大喜即同孔明入見玄德呈上孫權書玄德看了大怒曰孫權既

以妹嫁我卻乘我不在荊州竟將妹子潛地取去情理難容劉玄德曰弟已將妹嫁去

大起川兵殺下江南報我之恨却還想來索荊州乎孔明哭拜於地曰

吳侯執下亮兄長老小儲若不還吾兄將全家被戮兄死亮豈能獨生堂主公看亮

之面將荊州還了東吳金亮兄弟之情孔明自對人曰玄德再三不肯孔明只是哭求

與他玄德曰亮曰既蒙見允便可寫書與雲長令交割三郡玄德曰子瑜到彼須用

善言求吾弟吾弟性如烈火吾尚懼之切宜仔細主帥又自出外瑾求了書辭了玄德別

了孔明登途還到荊州雲長請入中堂賓主相敘瑾出玄德書曰皇叔許先以三郡

還東吳望將軍即日交割令瑾好回見吳主雲長變色曰吾與吾兄桃園結義誓共

匡扶漢室荊州本大漢疆土豈得妄以尺寸與人從出大漢二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雖吾兄有書來我却只不還從文使臣知公瑾了此瑾曰今吳侯執下瑾走小若

不還荊州必將被誅望將軍憐之雲長曰此是議計如何騙得我過上言下言

瑾曰將軍何太無面目雲長執劍在手曰休再言此劍上並無面目關平告曰軍師

面上不好看望父親息怒雲長曰不看軍師面上救你回不得東瑾滿

面羞慚急辭下船再往西川見孔明孔明已自出巡去了兄弟相見瑾只得再見玄德

哭告雲長欲殺之事此是死罪玄德曰吾弟性急難與言子瑜可暫回答吾取了東

川漢中諸郡調雲長往守之那時方得交付荊州取了西川又得東川瑾不得已只得

回東吳見孫權具言前事孫權大怒曰子瑜此去反覆再走莫非皆是諸葛亮之計

也其瑾曰非也吾弟亦哭告玄德方許將三郡先還又無奈雲長恃頑不肯子瑜是實人

孫權曰既劉備有允還三郡之言便可差官前去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赴任且看如

何不替瑾曰主公所言極是權乃令瑾取回老小一面差官往三郡赴任不一日

三郡差去官吏盡被逐回告孫權曰聞雲長不肯相容連夜趕逐回吳遲後者便要

殺只是不肯聽承孫權大怒差人召魯肅責之曰子敬昔為劉備作保借吾荆

州今劉備已得西川不肯歸還于敬豈得坐視人肅曰肅已思得一計正欲

告主公權問何計肅曰今屯兵於陸口使人請關雲長赴會若雲長肯來以善言說

之如其不從伏下刀斧手殺之如彼不肯來隨即進兵與決勝負奪取荊州便了中

沒法強生孫權曰正合吾意可即行之關澤進曰不可關雲長乃世之虎將非等閒

可及恐事不諧反遭其害孫權怒曰若如此荊州何日可得便命魯肅速行此計肅

乃辭孫權至陸口召呂蒙甘寧商議設宴於陸口塞外臨江亭上只有魯肅請中人的如修

下請書選帳下能言快語一人為使登舟渡江江口關平問了遂引使入荊州叩見

雲長具道魯肅相邀赴會之意呈上請書雲長看畢謂來人曰既子敬相請明日

便來赴宴日候報上定汝可先回使者辭去關平曰魯肅相邀必無好意父親何故

許之雲長笑曰吾豈不知耶此是諸葛瑾回報孫權說吾不肯還三郡故令魯肅屯

兵陸口邀我赴會便索荊州吾若不往道吾怯矣若是不肯去後吾來日獨駕小舟只

用親隨十餘人單刀赴會看魯肅如何近我公中平諫曰父親奈何以萬金之軀親

蹈虎狼之穴恐非所以重伯父之寄託也公細雲長曰吾於千槍萬刀之中矢石交

攻之際匹馬縱橫如入無人之境豈憂江東群鼠乎下微言且不拍馬良亦諫曰魯肅雖

有長者之風但今事急不容不生異心將軍不可輕往須知中人雲長曰昔戰國時趙人

蘭相如無縛難之力於澠池會上觀秦國君臣如無物况吾曾學萬人敵者乎公乃舍

矣一入既已許諾不可失信良曰縱將軍去亦當有準備雲長曰只教吾兒選快船十隻

藏善水軍五百於江上等候看吾紅旗起便過江來平領命自去先往備候客却說使

使者回報魯肅說雲長慨然應允來日准到肅與呂蒙商議此來若何蒙曰彼帶軍

馬來某與甘寧各人領一軍伏於岸側放炮為號准備廝殺如無軍來只須庭後伏

刀斧手五十人就筵間殺之計會已定次日肅令人於岸口遙望辰時後見江面上

一隻船來來必能如此寫生也稍公水手只數人一面紅旗風中招颺顯出一個大關字來寫得清楚如畫今

船漸近岸見雲長青巾綠袍坐於船上傍邊周倉捧着大刀八九個關西大

漢各跨腰刀一口儒雅之極英雄之概○江魯肅驚疑接入亭內敘禮畢入席飲酒舉杯相勸

不敢仰視雲長談笑自若酒至半酣肅曰有一言訴與君侯幸垂聽焉昔日令兄皇

叔使肅於吾主之前保借荊州暫住約於取川之後歸還今西川已得而荊州未還

得毋失信乎不是請吃酒却是討債了雲長曰此國家之事筵間不必論之似問似對肅曰吾主只區

區江東之地而肯以荊州相借者為念君侯等兵敗遠來無以為資故也今已得益

州則荊州自應見還乃皇叔但肯先割三郡而君侯又不從恐於理上說不去前說安

雲長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親冒矢石戮力破敵豈得徒勞而無尺寸土相資此說公不

今足下復來索地耶只略略答他二句肅曰不然君侯始與皇叔同敗於長坂計窮慮極將

欲遠竄吾主矜愍皇叔身無處所不愛土地使有所託是以圖後功而皇叔德馨

好已得西川又占荊州貪而背義惡為天下所恥笑惟君侯察之此將主與雲長曰

此皆吾兄之事非某所宜與也此將主與雲長曰某聞

君侯與皇叔桃園結義誓同生死皇叔即君侯也何得推託乎此又坐在雲雲長未及

回答周倉在階下厲聲言曰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豈獨是汝東吳當有耶此又坐在雲雲長未及

是奸詐使有能起身之意雲長變色而起奪周倉所執大刀立於庭中目視周倉而叱曰此國家之

事汝何敢多言可速去妙在周倉倉會意先到岸口把紅旗一招關平船如箭發奔

過江東來雲長右手提刀左手挽住魯肅手佯推醉曰公今請我赴宴莫提起荊州

之事吾今已醉恐傷故舊之情他日令人請公到荊州赴會另作商議此將主與雲長

肅魂不附體被雲長扯至江邊呂蒙甘寧各引本部軍欲出見雲長手提大刀親握

魯肅恐肅被傷遂不敢動關公把臂不獨魯肅雲長到船邊却纔放手早立於船首與魯

肅作別肅如痴似呆看關公船已乘風而去此將主與雲長到船邊却纔放手早立於船首與魯

貌視吳臣若小兒單刀赴會敢平欺當平一段英雄氣尤勝相如在通池

雲長自回荊州魯肅與呂蒙共議此計又不成如之奈何蒙曰可申報主公起兵與

雲長決戰肅即時使人申報孫權權聞之大怒商議起傾國之兵來取荊州忽報曹

操又起三十萬大軍來也下文曹兵與不曹兵權大驚且教魯肅休惹荊州之兵移兵向

合肥濡須以拒曹操

以上按下東吳一遺却說操將欲起程南征參軍傅幹字彥材上書

諫操書略曰

幹聞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相濟而後王業成往者天下大亂明公用武
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耳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
勝愚以為且宜增修文德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待時而動今若舉數十萬之衆頓
長江之濱倘賊憑險深藏使我士馬不得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則天威屈矣
明公詳察焉

曹操覽之遂罷南征

前次應言南征竟以持為制川非也

興設學校延禮文士於是侍中王粲杜襲衛凱和

洽四人議欲尊曹操為魏王中書令荀攸曰不可丞相官至魏公榮加九錫位已極

矣今又進陞王位於理不可

荀攸深見魏王已此矣荀攸不諫凡屬而諫王仲文曰

曹操聞之怒曰此人欲效荀彧耶

荀彧荀攸知之憂憤成疾卧病十數日而卒亡年五十八歲操厚葬之遂罷魏王事

徐云操未必回荀攸之諫而遂止也

一日曹操帶劍入宮獻帝正與伏后共坐伏后見操來慌忙起身帝見

曹操戰慄不已操曰孫權劉備各霸一方不尊朝廷當如之何帝曰盡在魏公裁處

街居所謂政由

帝操怒曰陛下出此言外人聞之只道我欺君也帝曰君若肯相輔則幸甚

不爾願垂恩相捨

操聞言怒目視帝恨恨而出左右或奏帝曰近聞魏公欲

自立為王不久必將篡位帝與伏后大哭后曰妾父伏完常有殺操之心妾今當修

自立為王不久必將篡位帝與伏后大哭后曰妾父伏完常有殺操之心妾今當修

書一封密與父圖之

太子監國且無成
皇后手書又復何用

帝曰昔董承為事不密反遭大禍今又恐泄漏

朕與汝皆休矣

三回中事

后曰旦夕如坐針氈似此為人不如早亡妾看宦官中之忠

義可託者莫如穆順當令寄此書

穆順與魏王早

乃即召穆順入屏後退去左右近侍帝

后大哭告順曰操賊欲為魏王早晚必行篡奪之事朕欲令后父伏完密圖此賊而

左右之人俱賊心腹無可託者欲汝將皇后密書寄與伏完量汝忠義必不負朕順

泣曰臣感陛下大恩敢不以死報臣即請行

國賊是奸賊成實
此亦是奸宦官

后乃修書付順順藏書於

髮中潛出禁宮

帝中獨髮中書
前從速速相計

還至伏完宅將書呈上完見是伏后親筆乃謂穆順曰操

賊心腹甚眾不可違圖除非江東孫權西川劉備二處起兵於外操必自往此時却

求在朝忠義之臣一同謀之内外夾攻庶可有濟

人今更說此出一層

順曰皇丈可作

書覆帝后求密詔暗遣人往吳蜀二處令約會起兵討賊救主伏完即取紙寫書付

順

何不口傳又安
回書不當之甚

順乃藏於頭髮內辭完回宮原來早有人報知曹操操先於宮門等候

穆順回過曹操操問那裡去來順答曰皇后有病命求醫去

害是國賊故
耳

操曰召得醫

人何在順曰還未召至操喝左右遍搜身上並無夾帶放行忽然風吹落其帽操又

喚回取帽視之遍觀無物還帽令戴穆順雙手倒戴其帽

疑其帽之內也

操心疑令左右

搜其頭髮中搜出伏完書來操看時書中言欲結連孫劉為外應操大怒執下穆順

於密室問之順不肯招

操連夜點起甲兵三千圍住伏完私宅老幼並皆等下

承

事泄得遣使定事
得決計後又自不同

搜出伏后親筆之書隨將伏氏三族盡皆下獄平明使御林將軍郗慮

持節入宮先收皇后璽綬是日帝在外殿見郗慮引三百甲兵直入帝問曰有何事

慮曰奉魏公命收皇后璽帝知事泄心膽皆碎慮至後宮伏后方起慮便喚管璽綬

人索取璽而出

歎於收皇后璽其不
收傳璽者魏帝矣

伏后情知事發便於殿後椒房內夾壁中藏躲少

頃尚書令華歆引五百甲兵入到後殿問宮人伏后何在宮人皆推不知歆教甲兵

打開朱戶尋覓不見料在壁中便喝甲士破壁搜尋歆親自動手掀后頭髮拖出

搜得璽之華歆引皇
后之璽其璽所藏

后曰望免我一命歆叱曰汝自見魏公訴去后披髮跣足二甲士推

擁而出原來華歆素有文名向與酈原管孟相友善時人稱三人為一龍華歆為龍

頭酈原為龍腹管孟為龍尾

今劉有及無頭無腹之行此則是一龍頭
通古論歆之為龍其才則足則頭而失

一日孟與歆共種園蔬鋤

地見孟揮鋤不顧歆拾而視之然後下

手鋤下土上好生時不得后
手管孟不顧歆之失

又一日孟與歆同坐

觀書聞戶外傳呼之聲有貴人乘軒而過孟端坐不動歆棄書往觀

自此鄙歆之為人遂割席分坐不復與之為友

坐卧一樓足不履地終身不肯仕魏

歆出而孟不出是
又見孟不見是

而歆乃先事孫權後事曹操至此

乃有收捕伏皇后一事

百世中惡後華歆生平
此以問華歆不是問華

後人有詩歎華歆曰

華歆當日進兇謀破壁生將母后收助虐一朝添虎翼罵名千載笑龍頭

又有詩讚管孟曰

遼東傳有管寧樓人去樓空名獨留笑殺子愉貪富貴豈如白帽自風流

且說華歆將伏后擁至外殿帝望見后乃下殿抱后而哭歆曰魏公有命可速行后哭謂帝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命亦不知在何時也天子不命一哭甲士擁后而去

帝提胸大慟見却應在側帝曰却公謂天下寧有是事乎哭倒在地却應令左右扶

帝入宮華歆挈伏后見操操罵曰吾以誠心待汝等汝等反欲害我耶吾不殺汝汝

必殺我喝左右亂棒打死續至此令人髮沖隨即入宮將伏后所生二子皆醢殺之當晚將

伏完穆順等宗族二百餘口皆斬於市朝野之人無不驚駭時建安十九年十一月

也後人有詩嘆曰

曹瞞兇殘世所無伏后忠義欲何如可憐帝后分離處不及民間婦與夫

獻帝自從壞了伏后連日不食操入曰陛下無憂臣無異心臣女已與陛下為貴人

大賢大孝宜居正宮獻帝安敢不從於建安二十年正月朔就慶賀正旦之節冊立

曹操女曹貴人為正宮皇后皇后可以執掌皇后制有尊卑之義文可以執持訓之有節義而操逼以女為后已為國文耶羣下莫敢有言此時曹

操威勢日甚會大臣商議收吳威蜀之事賈詡曰須召夏侯惇曹仁二人回商議此

事操即時發使星夜喚回夏侯惇未至曹仁先到連夜便入府中見操操方被酒而

卧許褚仗劍立於堂門之內曹仁欲入被許褚當住曹仁大怒曰吾乃曹氏宗族汝

何敢阻當耶許褚曰將軍雖親乃外藩鎮守之官許褚雖疎現充內侍主公卧堂

上不敢收入曹操聞之嘆曰許褚真忠臣也

忠臣手不離劍

不數日夏侯亦至共議征

伐惇曰吳蜀急未可攻宜先取漢中張魯以得勝之兵取蜀可一鼓而下也曹操曰

正合吾意遂起兵西征正是

方逞兇謀敗弱主

又驅勁卒掃偏邦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才子書卷三十四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六十七回 曹操平定漢中地

張遼威振遼東津

操以許褚為忠臣是賊臣亦愛忠臣也操以楊松為賊臣是賊臣亦惡賊臣也然但以褚之助已者為忠猶未為知忠臣能以松之助我者為賊則真能惡賊臣矣夫賊而即見惡於賊亦何樂而為賊以賊而亦知賊之可惡復奈何而自為賊哉龐德之背馬超而從曹操猶不至如楊阜之攻馬超以助曹操也而君子以為無異不惟無異且有甚焉凡阜之所以涕泗縱橫必欲破馬超而後快者不過以韋康之見殺耳阜為康之參軍而為康報讐至於如此之激德為馬騰家將而乃甘心事一殺馬騰之曹操是獨何心哉君子曰龐德於是乎不及楊阜

操之得龐而不望蜀蘇子瞻以為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斯固然矣然操之懷懼者三前以初破袁紹之衆遠行疲敝跋涉江河致有赤壁之敗今以初平張魯之衆歷險阻越山川不恤其勞而用之安能料其必勝乎一可懼也使荊州會合東吳而乘虛北伐將奈之何二可懼也且心畏孔明之才向以博望新野蕞爾之城猶能焚我師而挫我銳況今有西川之地而欲與之抗衡三可懼也操寔有此三懼而假託知足以為辭此奸雄欺人之語耳

孫劉之分荊州非孫劉之分之而曹操分之也何也曹操不下東川則荊州不可

得而分也。前此之許分而不果分，非關公之阻之，而孔明阻之也。何也？伊籍不至，荊州則荊州，又不可得而分也。交割三郡，但有諸葛瑾來，而無蜀中之使命，偕之以來。關公已知孔明之佯許矣。若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以伊籍一至，關公即便交割耶？

兵有遲則得，遲則失者，郭嘉之定遼東是也。兵有速則得，遲則失者，呂蒙之取皖城是也。城有戰則失，不戰則不失者，曹洪之守潼關是也。城有戰則能守，不戰則不能守者，張遼之守合肥是也。或遲或速，或戰或不戰，用兵之道，變動不拘，可當孫之十三篇讀。

金雁橋之斷，孔明以此擒張任，小師橋之斷，張遼不能擒孫權，非張遼之拙於人謀，而寔孫權之邀有天幸也。君子於檀溪之奔，知成都之景，歷有歸於逍遙津之脫，亦知秣陵之王氣有驗。

却說曹操興兵西征，分兵三隊前部，先鋒夏侯淵、張郃，操自領諸將居中。後部曹仁

、夏侯惇押運糧草，早有細作報入漢中，來張魯與弟張衡商議退敵之策。

何不使先衛

曰：「漢中最險，無如陽平關，可於關之左右依山傍林，下十餘个寨柵，迎敵曹兵。兄在

漢中，多撥糧草應付。」

來賊並患

張魯依言遣大將楊昂、楊任與其弟，即日起程。軍馬到

陽平關，下寨已定。夏侯淵、張郃前軍隨到，關陽平關已有準備。離關一十五里下寨。

是夜軍士疲困各自歇息。忽寨後一把火起。楊昂揚任兩路兵殺來。劫寨夏侯淵張

郃急上得馬。四下裡大兵擁入。曹兵大敗。

一敗

退見曹操怒曰。汝二人行軍許多

年。豈不知兵若遠行疲困。須防劫寨。如何不作準備。欲斬二人。以明軍法。眾官告免。

操次日自引兵為前隊。見山勢險惡。林木叢雜。不知路徑。恐有伏兵。即引軍回寨。謂

許褚徐晃二將曰。吾若知此處如此險惡。必不起兵來。

入寨且如此之險。又何必入。易耶。此乃文不設防。局伏下一軍。

許褚曰。

兵已至此。主公不可憚勞。次日操上馬。只帶許褚徐晃二人來看張衛寨柵。三匹馬

轉過山坡。早望見張衛寨柵。操揚鞭遙指。謂二將曰。如此堅固。急切難下。

有處

言未

已。背後一聲喊起。箭如雨發。楊昂揚任分兩路殺來。操大驚。許褚大呼曰。吾當敵賊。

徐公明善保主公。說罷。提刀縱馬向前力敵二將。楊昂揚任不能當。許褚之勇回馬

退去。其餘不敢向前。徐晃保著曹操奔過山坡前面。又一軍到。看時。却是夏侯淵張

郃二將。聽得喊聲。故引軍殺來。接應。於是殺退楊昂揚任。救得曹操回寨。

曹兵第二

次又敗。

操重賞四將。自此兩邊相拒五十餘日。只不交戰。曹操傳令。退軍。賈詡曰。賊勢未見

強弱。主公何故自退耶。操曰。吾料賊兵每日隄備。急難取勝。吾以退軍為名。使賊懈

而無備。然後分輕騎抄襲其後。必勝賊矣。

前說退是急退。此時退是緩退。

賈詡曰。丞相神機不可測也。於

是令夏侯淵張郃分兵兩路。各以輕騎三千。取小路抄陽平關後。曹操一面引大軍

拔寨盡起。楊昂聽得曹兵退。請楊任商議。欲乘勢擊之。楊任曰。操詭計極多。未知真

寔不可追趕

若楊昂欲得楊任

楊昂曰公不往吾當自去楊任苦諫不從

若楊任正得楊昂

楊昂

盡提五寨軍馬前進只留些少軍士守寨是日大霧迷漫對面不相見

前孔明借箭時有江中大霧今曹兵被敵

時有山中大霧前有敵此無敵者又下文敘事倚景而設已在其中矣

楊昂軍至半路不能行且權紮住却說夏侯淵一軍抄過山

後見重霧垂空又聞人語馬嘶

但聞人語不見人形但聞馬嘶不見馬到

恐有伏兵急催人馬行動大霧

中誤走到楊昂寨前守寨軍士聽得馬蹄響只道是楊昂回關門納之

互相錯

曹軍一

擁而入見是空寨便就寨中放起火來

火在寨中則為空寨

五寨軍士盡皆棄寨而走比及霧散

楊任領兵來救與夏侯淵戰不數合背後張郃兵到楊任殺條出路奔回南鄭楊昂

待要回時已被夏侯淵張郃兩個占了寨柵

若張大害曹操亦未必能勝

背後曹操大隊軍馬趕來兩

下夾攻四面無路楊昂欲突陣而出正撞著張郃兩個交手被張郃殺死敗兵回投

陽平關來見張衛原來衛知二將敗走諸營已失半夜棄關走回去了曹操遂得陽

平關并諸寨

若張衛欲用曹

張衛楊任回見張魯衛言二將失了隘口因此守關不住

走了却推在別人身上

張魯大怒欲斬楊任任曰某曾諫楊昂休追操兵他不肯聽信故有此敗

任再乞一軍前去挑戰必斬曹操如不勝甘當軍令

一楊任

張魯取了軍令狀楊任上

馬引二萬軍離南鄭下寨却說曹操提軍將進先令夏侯淵領五千軍往南鄭路上

哨探正迎著楊任軍馬兩軍擺開任遣部將昌奇出馬與淵交鋒戰不三合被淵一

刀斬於馬下楊任自挺槍出馬與淵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淵佯敗而走任從後追

衆被割用拖刀計斬於馬下軍士大敗而回

今徐州的劉備只到曹操知夏侯淵斬了

楊任即時進兵直抵南鄭下寨張魯慌聚文武商議

張魯此時何不修書三

封以告天地鬼神乎關公曰某保一

人可敵曹操手下諸將魯問是誰關曰南安龐德前隨馬超投降主公後馬超往西

川龐德卧病不曾行現今蒙主公恩養何不令此人去

在關公口中說

張魯大喜即召龐

德至厚加賞勞點一萬軍馬令龐德出離城十餘里與曹兵相對龐德出馬搦戰曹

操在渭橋時深知龐德之勇

戰五十

乃囑諸將曰龐德乃西涼勇將原屬馬超今雖

依張魯未稱其心吾欲得此人汝等須皆與緩關使其力乏然後擒之

徐晃事

五合也退了臨後許褚戰五十餘合亦退龐德力戰四將並無懼怯各將皆於操前

張郃先出戰了數合便退

夏侯淵也戰數合退了徐晃又戰三

誇龐德好武藝

在渭橋口中的說武藝

曹操心中大喜與衆將商議如何得此人投降曹

關曰某知張魯手下有一謀士楊松其人極貪賄賂今可暗以金帛送之使譖龐德

前空德欲得楊松

楊松乃曹操之奸細

操曰何由得入南鄭關曰來

於張魯便可圖矣

前空德欲得楊松

楊松乃曹操之奸細

操曰何由得入南鄭關曰來

日交鋒詐敗佯輸棄寨而走使龐德據我寨我却於寅夜引兵劫寨龐德必退入城

却選一能言軍士扮作彼軍誰在陣中便得入城操聽其計選一精細軍士重加賞

賜付與金掩心甲一付

金掩心甲一付

令披在貼肉外穿漢中軍士號衣先於半

路上等候次日先撥夏侯淵張郃兩枝軍遠去埋伏却教徐晃挑戰不數合敗走龐

德

德招軍掩殺曹兵盡退龐德却奪了曹寨寨棚見寨中糧草極多

曹操既棄中又棄糧棚為欲得德歸耳而寨中則無何

是處糧草可掇則甲仍是中矣

大喜即時申報張魯一面在寨中設宴慶賀當夜二更之後忽然三路火

起正中是徐晃許褚左張郃右夏侯淵三路軍馬齊來劫寨龐德不及提備只得上

馬衝殺出來望城而走背後三路兵追來龐德急喚開城門領兵一擁而入此時細

作已雜到城中迎投楊松府下謁見具說魏公曹丞相久聞盛德特使某送金甲為

信更有密書呈上松大喜

見金甲為信也

看了密書中言語謂細作曰上覆魏公但請放

公某自有良策奉報打發來人先回便連夜入見張魯說龐德受了曹操賄賂賣此

一陣

備是受賄人等要病入受賄

張魯大怒喚龐德責罵欲斬之

若其張魯不問曹公之謀亦必不能勝

關圍苦諫張魯曰你來日

出戰不勝必斬龐德抱恨而退次日曹兵攻城龐德引兵衝出操令許褚交戰褚詐

敗龐德趕來操自乘馬於山坡上喚曰龐令名何不早降龐德尋思守住曹操抵一

千員上將連飛馬上坡

此時細作是

一聲喊起天崩地塌連人和馬跌入陷坑內去四壁

鈎索一齊上前活捉了龐德押上坡來曹操下馬叱退軍士親釋其縛問龐德肯降

否龐德尋思張魯不仁情願拜降

此時曹操

曹操親扶上馬共回大寨故意教城上望

見人報張魯德與操並馬而行魯益信楊松之言為寔

事有奇效誠真而使人竟為所惑者往往如此

次日曹操三

面豎立雲梯飛鼓攻打張魯見其勢已極與弟張衛商議衛曰放火盡燒倉庫府庫

出奔南山去守巴中可也

與衛商議則

楊松曰不如開門投降張魯猶豫未定衛曰只

是燒了便行張魯曰我向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得遂今不得已而出奔倉廩府庫

國家之有不可廢也遂盡封鎖

與劉璋不從燒活

是夜二更張魯引全家老小開南門殺

出曹操教休追趕提兵入南鄭見魯封閉庫藏心甚憐之遂差人往巴中勸使投降

張魯欲降張衛不肯楊松以密書報操便教進兵松為內應

在巴中只與張魯

操得書親

自引兵往巴中張魯使弟衛領兵出敵與許都交鋒被諸斬於馬下敗軍回報張魯

魯欲堅守楊松曰今若不出坐以待斃吳其言誠主公當親與決一死戰魯從之

楊松魯之弟也

背後曹兵趕來魯到城下楊松開門不納

楊松之弟

張魯無路可走操從後追至大叫

何不早降魯乃下馬投降操大喜念其封倉庫之心優禮相待

操以

封魯為鎮南

將軍關國等皆封列侯於是漢中皆平曹操傳令各郡分設太守

郡太守

都尉

大賞士卒惟有楊松賣主求榮即命斬之於市曹示眾

一說快

後人有詩嘆曰

妨賢賣主逞奇功積得金銀總是空家未榮華身受戮令人千載笑楊松

曹操已得東川主簿司馬懿進曰劉備以詐力取劉璋蜀人尚未歸心今主公已得

漢中益州搖動可速進兵攻之勢必瓦解知者貴於乘時時不可失也

一說取

曹操嘆

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龍復望蜀耶

和漢山川險峻得蜀已出在外

劉曄曰司馬仲達之言是也

若少遲緩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張等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守關隘

不可犯矣

一書不取蜀之害

操曰士卒遠涉勞苦且宜存恤遂按兵不動

以上按西書操一處以下按西書操一處

却說

西川百姓總知曹操已取東川料必來取西川一日之間數遍驚恐玄德請軍師商

議孔明曰亮有一計曹操自退玄德問何計孔明曰曹操分軍屯合肥懼孫權也今

我若分江夏長沙桂陽三郡還吳

此則曹操之計也

遣吾辦之士陳說利害令吳起兵襲合

肥牽動其勢操必勒兵南向矣玄德問誰可為使伊籍曰某願往玄德大喜遂作書

具禮令伊籍先到荊州知會雲長

可知前書不取人知書

然後入吳到林陵來見孫權先通

了姓名權召籍入籍見權禮畢權問曰汝到此為何籍曰昨承諸葛子瑜取長沙等

三郡為軍師不在有失交割今傳書送還

此則曹操之計也

所有荊州南郡零陵本欲送還被曹

操襲取東川使關將軍無容身之地

此則曹操之計也

今合肥空虛望君侯起兵攻

之使曹操撤兵回南吾主若取了東川即還荊州全土

有此一說又為後文

權曰汝且歸

館舍容吾商議伊籍退出權問計於眾謀士張昭曰此是劉備恐曹操取西川故為

此謀雖然如此今因操在漢中衆勢取合肥亦是上計權從之發付伊籍回蜀去訖

便議起兵攻操令魯肅收取長沙江夏桂陽三郡

此時關公無不從則知前次

屯兵於陸口

取呂蒙甘寧回又去餘杭取凌統回不一日呂蒙甘寧先到蒙獻策曰現今曹操令

廬江太守朱光屯兵於皖城大開稻田納穀於合肥以充軍實今可先取皖城然後

攻合肥

此則曹操之計也

權曰此計甚合吾意遂教呂蒙甘寧為先鋒將欽番軍為合

後權自引周泰陳武董襲徐盛為中軍時程普黃蓋韓當在各處鎮守都未隨征不與

城池堅壁不出權自到城下看時城上箭如雨發射中孫權不與麾蓋為中權回寨

問眾將曰如何取得皖城重襲曰可差軍士築起土山攻之徐盛曰可登雲梯造虹

橋下觀城中而攻之呂蒙曰此法當費日月而成合肥救軍一至不可圖矣今我軍

初到士氣方銳正可乘此銳氣奮力攻擊宋日平明進兵午未時便當破城此說也

權從之次日五更飯畢三軍大進城上矢石齊下甘孟手執鐵錘冒矢石而上甘孟可

一擁而上亂刀砍死朱光餘眾多降得了皖城方曉辰時張遼引軍至半路哨馬回

報皖城已失遼即回兵歸合肥不出呂孫權入皖城凌統亦引軍到權慰勞畢大犒三

軍重賞呂蒙甘孟諸將設宴慶功呂蒙遜甘孟上坐盛稱其功勞酒至半酣凌統想

起甘孟殺父之讐熱三十一又見呂蒙誇美之心中大怒瞪目直視良久忽拔左右所

佩之劍立於筵上曰筵前無樂看吾舞劍甘孟知其意推開席桌起身兩手取兩枝

戟挾定縱步出曰看我筵前使戟呂蒙見二人各無好意便一手挽牌一手提刀立

於其中曰二公雖能皆不如我巧也說罷舞起刀牌將二人分於兩下與前

早有人報知孫權權慌跨馬直到筵前眾見權至方各放下軍器權曰吾常言二

一

一

人休念舊讐今日又何如此凌統哭拜於地寫凌統真孫權再三勸止至次日起兵進

取合肥三軍盡發張遼為失了皖城回到合肥心中愁悶忽曹操差薛悌送木匣一

箇上有操封傍書云賊來乃發合肥本在東南是日報說孫權自引十萬大軍來攻台

肥張遼便開匣觀之內書云若孫權至張李二將軍出戰樂將軍守城張遼教將帖

與李典樂進觀之樂進曰將軍之意若何張遼曰主公遠征在外吳兵以為破我公

矣今可發兵出迎奮力與戰折其鋒銳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有以守為守有以戰為守

李典素與張遼不睦聞遼此言默然不答典有智謀不說有張樂進見李典不語便道賊

眾我寡難以迎敵不如堅守張遼曰公等皆是私意不顧公事吾今自出迎敵決一

死戰便教左右備馬李典慨然而起曰將軍如此典豈敢以私憾而忘公事乎願聽

指揮張遼大喜曰既變成肯相助來日引一軍於逍遥津北埋伏待吳兵殺過來可

先斷小師橋典此詞全無吾與樂文謙擊之典此詞全無李典領命自

去點軍埋伏却說孫權令呂蒙甘寧為前隊自與凌統居中其餘諸將陸續進發望

合肥殺來呂蒙甘寧前隊兵進正與樂進相遇甘寧出馬與樂進交鋒戰不數合樂

進詐敗而走張遼本與兩人防敵一人埋伏今却用甘寧招呼呂蒙一齊引軍趕去孫權在第二

隊聽得軍前得勝催兵行至逍遥津北忽聞連珠砲響左邊張遼一軍殺來右邊李

典一軍殺來孫權大驚急令人喚呂蒙甘寧回救時張遼兵已到凌統手下

止有三百餘騎當不得曹軍勢如山倒凌統大呼曰主公何不連渡小師橋言未畢

張遼引二十餘騎當先殺至凌統翻身死戰孫權縱馬上橋橋南已拆丈餘並無一

片板諸至此又為孫權驚得手足無措牙將谷利大呼曰主公可將馬退後再放馬向

前跳過橋去孫權收回馬來有三丈餘遠然後縱轡加鞭那馬一跳飛過橋南與金記

馬應然後人有詩曰

的盧當日跳檀溪又見吳侯敗合肥退後若鞭馳駿騎逍遙津上玉龍飛

孫權跳過橋南徐盛董襲罵舟相迎玄統細漢之馬是出本橋岸凌統谷利抵住張遼甘寧

呂蒙引軍回救却被樂進從後追來李典又截住廝殺吳兵折了大半吳人此時連連不得

凌統所領三百餘人盡被殺死統身中數槍殺到橋邊橋已拆斷遶河而逃凌統不

命過河南這一陣殺得江南人人害怕聞張遼大名小兒也不敢夜啼小兒便害怕大人

眾將保護孫權回營權乃重賞凌統谷利收軍回濡須整頓船隻商議水陸並

進一面差人回江南再起人馬來助戰以上接下孫權却說張遼聞孫權在濡須將欲興

兵進攻恐合肥兵少難以抵敵急令薛悝星夜往漢中報知曹操求請救兵操同眾

官議曰此時可收西川否劉曄曰今蜀中稍定已有准備不可擊也不如撤兵去救

合肥之急就下江南操乃留夏侯淵守漢中定軍山隘口留張郃守蒙頭巖等隘口

為後文
張本

其餘軍兵拔寨都起殺奔濡須瑯來正是

鐵騎甫能平隴右 旌旄又復指江南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八回 甘寧百騎劫魏營

左慈擲盃戲曹操

魯連一矢為人解紛不若甘寧一矢為己解怨我能解我怨不待他人為之解紛也廉頗怒藺相如相如讓之而廉頗之怒平賈復怒寇恂寇恂讓之而賈復之怒平若凌統殺父之讐是非一讓之所能平矣故甘寧之讓凌統不難而救凌統難蓋以雙讓譬不足奇而以雙救譬乃足為譬之深感耳

荀攸諫操稱王而能暫寢稱王之舉崔琰諫操稱王而不能復遏稱王之謀然君子以為琰之賢過於攸何也攸與或初既黨操而繼乃規操初不知有漢而繼乃復知有漢是失之於始而正之於終者也若崔琰則無助賊之計惟有罵賊之節故尚論者當以攸為魏之謀士而以琰為漢之忠臣

袁譚袁尚異母兄弟也劉琦劉琮亦異母兄弟也紹興表惟愛後娶故欲立其所出其弱少子也以溺婦人故也若曹操則不然丕與植皆為卞氏之所生而操獨以才愛植是為子之才不才起見非為母之愛不愛起見夫溺婦人之心不可得而奪而不溺婦人之意則可得而回此賈詡之諫所以入也當曹操之稱魏王立世子江東請和孫權納貢之後正志得意滿之時也威無不加權無不遂其勢力

足以刑人辱人屠人族人而忽遇一無可如何之左慈刑之不得辱之不得屠之不得族之亦不得而於是奸雄之威畏奸雄之權沮奸雄之勢詘奸雄之力盡矣且有土鼠隨金虎奸雄一旦休之語於極鬧熱中早笑其銷滅不當於秦長脚之過風魔令讀者快之

曹操之遇左慈與孫策之遇于吉彷彿相似而寔有大不同者于吉非來謁孫策左慈特來謁曹操是于吉無意而左慈有心于吉不敢犯孫策左慈敢於侮曹操是于吉沒趣而左慈有胆于吉索命左慈不索命是于吉死而左慈不死孫策殺一于吉便處處見有于吉曹操殺了無數左慈却不見有一個左慈是于吉不能空而左慈能空于吉未得為仙若左慈之仙則真仙耳但當空諸所有不當寔諸所無左慈其借空柑點化曹操乎漢家蕭鼓魏國山河不轉盼而夕陽流水吳宮花草晉代衣冠曾幾時而幽徑荒邱漢也魏也吳也晉也殆無一非空者也知過去之為空即知現前之亦是空脫手而後空即入手之時亦未始不空操若能知此意則王位可以不貪乘輿可以不僭而漢祚可以不竊矣

却說孫權在濡須口收拾軍馬忽報曹操自漢中領兵四十萬前來救合肥孫權與謀士計議先撥董襲徐盛二人領五十隻大船在濡須口埋伏令陳武帶領人馬往來江岸巡哨張昭曰今曹操遠來必須先挫其銳氣張昭屢次以不戰為上此語却奇權乃問帳下曰

曹操遠來誰敢當先破敵以挫其銳氣凌統出曰某願往權曰帶多少軍去統曰三

千人足矣甘宣曰只須百騎便可破敵何必三千凌統大怒兩個就在孫權面前爭

競起來為上文餘波權曰曹軍勢大不可輕敵乃命凌統帶三千軍出濡須口去哨探遇曹

兵便與交戰凌統領命引著三千人馬離濡須塢塵頭起處曹兵早到先鋒張遼與

凌統交鋒鬪五十合不分勝負孫權恐凌統有失令呂蒙接應回營甘宣見凌統回

即告權曰宣今夜只帶一百人馬去劫曹營若折了一人一騎也不算功一可當百則百可當萬

孫權壯之乃調撥帳下一百精銳馬兵付宣又以酒五十瓶羊肉五十斤賞賜軍士

甘宣回到寨中教一百人皆列坐先將銀碗斟酒自喫兩碗乃語百人曰今夜奉命

劫寨請諸公各滿飲一觴努力向前或說敵而後飲或先飲而以壯膽皆妙衆人聞言面面相覷甘宣見衆

人有難色乃拔劍在手怒叱曰我為上將且不惜命汝等何得遲疑衆人見甘宣作

色皆起拜曰願效死力南人本是無膽敵之則有用甘宣將酒肉與百人共飲食盡約至二更時候取

白鵝翎一百根插於盔上為號前為號今又為號都披甲上馬飛奔曹操寨邊拔開鹿角大

喊一聲殺入寨中遇奔中軍來殺曹操原來中軍人馬以車仗伏路穿連圍得鐵桶

相似不能得進此寫甘宣有胆又寫曹操統軍甘宣只將百騎左衝右突曹兵驚慌正不知敵兵多少自

相擾亂那甘宣百騎在營內縱橫馳驟逢著便殺各營鼓譟舉火如星喊聲大震連

能止吳兒夜哭甘宣能能止吳兒夜哭甘宣能甘宣從寨之南門殺出無人敢當孫權令周泰引一校兵來接應甘

孟將百騎回到濡須操兵恐有埋伏不敢追襲後人有詩讚曰

鞞鼓聲喧震地來吳師到處鬼神哀百翎直貫曹軍寨盡說甘孟虎將來

甘孟引百騎到寨不折一人一騎至營門令百人皆擊鼓吹笛口稱萬歲殺聲大震

吳笛之聲此銅鼓聲時又是一樣顏色

孫權自來迎接甘孟下馬拜伏權扶起攜孟手曰將軍此去足使老

賊驚駭張遼連小兒不

非孤相捨欲觀卿膽耳即賜絹千匹利刃百口孟拜受訖遂分賞

百人權語諸將曰孟德有張遼孤有甘孟竊足以相敵也孟孟將兵次日張遼引兵獨

戰凌統見甘孟有功奮然曰統願敵張遼權許之統遂領兵五千離濡須權自引甘

孟臨陣觀戰對陣圓處張遼出馬左有李典右有樂進凌統縱馬挺刀出至陣前張

遼使樂進出迎兩個關到五十合未分勝負曹操聞知親自策馬到門旗下來看見

二將酣鬪乃令曹休暗放冷箭曹休便閃往張遼背後開弓一箭正中凌統坐下馬

那馬直立起來把凌統掀翻在地樂進連忙持槍來刺槍還未到只聽得弓弦響處

一箭射中樂進面門翻身落馬曹休暗放甘孟兩軍齊出各救一將回營鳴金罷戰凌統

回寨中拜謝孫權權曰放箭救你者甘孟也凌統乃頓首拜孟曰不想公能如此垂

恩自此與甘孟結為生死之交再不為惡甘孟不疑以換報且說曹操見樂進中箭乃

自到帳中調治次日分兵五路來襲濡須操自領中路左一路張遼二路李典右一

路徐晃二路龐德每路各帶一萬人馬殺奔江邊來曹操時董襲徐盛二將在船

上見五路軍馬來到諸軍各有懼色

由人

徐盛曰食君之祿忠君之事何懼哉遂引猛

士數百人用小船渡過江邊投入李典軍中去了

甘盜百人在黑夜徐盛數百人在白日更難下手

董襲在船上令

衆軍擂鼓呐喊助威忽然江上猛風大作白浪掀天波濤洶湧軍士見大船將覆將

下腳艦逃命董襲仗劍大喝曰將受君命在此防賊怎敢棄船而去斬下船軍士十

餘人須臾風急船覆董襲竟死於江口水中

盜不與死而不死不與死而死有字有不字

徐盛在李典軍中往來

衝突却說陳武聽得江邊廝殺引一軍來正與龐德相遇兩軍混戰孫權在濡須瑯

中聽得曹兵殺到江邊親自與周泰引軍前來助戰

寫戰文字軍馬分開之戰

正見徐盛在李

典軍中攪做一團廝殺便麾軍殺入接應却被張遼徐晃兩枝軍把孫權困在垓心

曹操上高阜處看見孫權被圍急令許褚縱馬持刀殺入軍中把孫權軍衝作兩段

彼此不能相救

前次受所衝者輸也今許褚

却說周泰從軍中殺出

殺了

到江邊不見了孫權

勒回馬從外又殺入陣中

又說

問本部軍主公何在軍人以手指兵馬厚處曰主公被

圍甚急周泰挺身殺入尋見孫權泰曰主公可隨泰殺出於是泰在前權在後奮力

衝突泰到江邊

又說

回頭又不見孫權乃復翻身殺入圍中

又說

入去○寫周泰如生龍活虎以前事

又尋見孫權權曰弓弩齊發不能得出如何泰曰主公在前某在後可以出圍孫

權乃縱馬前行周泰左右遮護身被數槍箭透重鎧救得孫權

又說

蒙引一技水軍前來接應下船

應得此

權曰吾虧周泰三番衝殺得脫重圍但徐盛在

該心如何得脫周泰曰吾再救去

賊王走能無

遂輪船後翻身殺入重圍之中救出

徐盛

二將各帶重鎗呂蒙被軍士亂箭射住岸上兵救二將下船却說陳武與龐

德大戰後面又無應兵被龐趕到谷口樹林裏密陳武再欲回身交戰被樹枝抓住

陳武之兄

袍袖不能迎敵為龐德所殺

到江邊對射呂蒙盡正慌間忽對江一隊船到為首一員大將乃是孫策女婿陸

此船兵

遜自引十萬兵到一陣射退曹兵

兵傷者不計其數大敗而回

此船兵

於亂軍中尋見陳武屍首孫權如陳

武已亡董襲又沉江而死哀痛至切令人水中尋見董襲屍首與陳武屍一齊厚葬

之

之丈感周泰救護之功殺宴飲之權親自把盞撫其背淚流滿面

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乃孤之功臣孤與卿共榮辱同休戚也

以骨肉之恩

言罷令周泰解衣與眾將視之皮肉肌膚如同刀割盤根通體孫權手指其痕一一

問之周泰具言戰關被傷之狀一處傷令喫一觥酒

飲酒

是日周泰大醉權以青羅傘賜之令出入張蓋以為顯耀

權在濡須與操相拒月餘不能取勝張昭顧雍上言曹操勢大不可力取若與久戰

孫權之弟

大損士卒不若求和安民為上

孫權從其言令步騭往曹營求和許

孫權之弟

孫權從其言令步騭往曹營求和許

年納歲貢操見江南急未可下乃從之令孫權先撤人馬吾然後班師步騭回樓
只留將欽周泰守濡須口盡發大兵上船回秣陵以上按下孫權操留曹仁張遼屯合肥
班師回許昌文武衆官皆議立曹操為魏王尚書崔琰力言不可衆官曰汝獨不見
荀文若乎琰大怒曰時乎時乎會當有變任自為之崔琰之風操王更烈於荀或有與琰不
和者告知操操大怒收琰下獄問之琰虎目虬髯只是大罵曹操欺君奸賊荀或荀攸
西人不同廷尉白操操令杖殺崔琰于獄中後人有讚曰

清河崔琰天性堅剛虬髯虎目鐵石心腸奸邪辟易聲節顯昂忠於漢主千古名
揚

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羣臣表奏獻帝頌魏公曹操功德極天際地伊周莫及宜追
爵為王獻帝即令鍾繇草詔冊立曹操為魏王曹操假意上書三

詔三報不許操乃拜命受魏王之爵是十二疏衆金根車駕六馬用天子車服鑾儀

出營入蹕於郡縣蓋魏王宮議立世子操大妻丁夫人無出妻劉氏生子曹芳因征

張繡時死於宛城照應十八回中事卞氏所生四子長曰丕次曰彰三曰植四曰熊自新門王是是

於是黜丁夫人而立卞氏為魏王妃第三子曹植字子建極聰明舉筆成

章操欲立之為後時王與植一母所生而植獨愛植又與在朝者水不長子曹丕思不得立乃問

計於中大夫賈詡訓教如此如此自是但凡操出征諸子送行曹植乃稱述功德發

言成章惟曹丕辭父只是流涕而拜左右皆感傷於是操疑植乖巧誠心不及丕也

今人謂劉備基業是哭成的不知曹王帝位亦是哭成的丕又使人買囑近侍皆言丕之德操欲立後嗣躊躇不定乃問

賈詡曰孤欲立後嗣當立誰賈詡不答妙操問其故詡曰正有所思故不能即答耳

妙操曰何所思詡對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言禍而意微妙操大笑遂立長子曹丕

為王世子冬十月魏王宮成差人往各處收取奇花異果栽植後苑有使者到吳地

見了孫權傳魏王令旨再往溫州取柑子時孫權正尊讓魏王便令人於本城選了

大柑子四十餘担星夜送往鄴郡鄴郡在魏王宮前以至中途挑担役夫疲困歇於

山脚下見一先生眇一目跛一足頭戴白藤冠身穿青縷衣來與脚夫作禮言曰你

等挑担勞苦貧道都替你挑一肩何如眾人大喜於是先生每担各挑五里但是先

生挑過的担兒都輕了先生能使担輕更是有術眾皆驚疑先生臨去與領柑子官說貧道

乃魏王鄉中故人姓左名慈字元放道號烏角先生烏角先生乃魏王鄉中故人如你到鄴郡可說左慈

中意遂拂袖而去取柑人至鄴郡見操呈上柑子操親剖之但只空殼內並無肉以

空盒剖之可測操大驚問取柑人取柑人以左慈之事對操未肯信門吏忽報有一先生

自稱左慈求見大王操召入取柑人曰此正途中所見之人操叱之曰汝以何妖術

誑吾佳果慈笑曰豈有此事取柑剖之內皆有肉其味甚甜但操自剖者皆空殼入

此等妙術已見前文操愈驚乃賜左慈坐而問之慈索酒肉操令與之飲酒五斗

不醉肉食全羊不飽

學士皆不及矣

操問曰汝有何術以至於此慈曰貧道於西川嘉陵

峨嵋山中學道三十年忽聞石壁中有聲呼我之名及視不見如此者數日忽有天

雷震碎石壁得天書三卷名曰遁甲天書

張南三人亦言受天書三卷其法與向以此編或天下左慈以此變化神術又自不同

上卷名天遁

中卷名地遁下卷名人遁天遁若騰雲跨風飛升太虛地遁能穿山透石人遁能雲

遊四海藏形變身飛劍擲刀取人首級

此句便是

大王位極人臣何不退步跟貧道往

峨嵋山中修行當以三卷天書相授

操在側看書上寫家書曰我若遇此操人謀害今若去修行必有人謀害矣

操曰吾亦久思急流勇

退奈朝廷未得其人耳慈笑曰益州劉玄德乃帝室之胄何不讓此位與之不然貧

道當飛劍取汝之頭也

若不若此之快

操大怒曰此正是劉備細作喝左右拿下慈大笑

不止操令十數獄卒捉下拷之獄卒着力痛打看左慈時却勦勦熟睡全無痛楚

操之

操怒命取大枷鐵釘釘了鐵鎖鎖了送入牢中監收令人看守只見枷鎖

盡落左慈卧於地上並無傷損

此又無用處

連監禁七日不與飲食及看時慈端坐於

地上面皮轉紅

先上面皮紅曹

獄卒報知曹操操取出問之慈曰我數十年不食亦不妨

日食十羊亦能盡操無可奈何

操曰吾面出至此有

是日諸官皆至王宮大宴正行酒間

左慈足穿木屐立於筵前眾官驚怪慈曰大王今日水陸俱備大宴群臣四方異物

任多肉中欠少何物貧道願取之操曰我要龍肝作羹汝能取否慈曰有何難哉

操曰不備取黑筆於粉牆上畫一條龍以袍袖一拂龍腹自開左慈於龍腹中提出

龍肝一付

鮮血尚流

假龍真肝是假是真

操不信叱之曰汝先藏於袖中耳

姑

慈曰即今天寒草

木枯死

大主要甚好花隨意所欲操曰吾只要牡丹花慈曰易耳令取大花盆放筵

前以水嚙之頃刻發出牡丹一株開放雙花

空中有花即是空亦是點化好雄

衆官大驚邀慈同坐而食

少頃庖人進魚膾慈曰膾必松江鱸魚者方美操曰千里之隔安能取之

慈曰此

亦何難取教把釣竿來於堂下魚池中釣之頃刻釣出數十尾大鱸魚放在殿上

溫州之相

既已化寔成空松江之鱸何妨自無人有

操曰吾池中原有此魚

更慈曰

大王何相欺耶天下鱸魚只兩腮惟松

江鱸魚有四腮此可辨也衆官視之果是四腮

魚須紫芽薑方可操曰汝亦能取之否慈曰易耳令取金盆一個慈以衣覆之須臾

巨口細鱗手亦雙眼中曾有之矣操見此魚亦記亦忘之事乎

慈曰烹松江鱸

得紫芽薑滿盆進上操前操以手取之忽盆內有書一本題曰孟德新書操取視之

一字不差

書在張松口中不過記聞之奇今在左蕭盆內更見幻術之妙

操大疑慈取操上玉杯滿斟佳釀進操曰大王可飲

此酒壽有千年操曰汝可先飲慈遂拔冠上玉簪於杯中一畫將酒分為兩半

奇絕妙絕

飲一半將一半奉操操叱之慈擲杯於空中化成一白鳩遶殿而飛

書讀列仙傳飯可為蜂狀可化龍則杯之變也

衆官仰面視之左慈不知所往左右忽報左慈出宮門去了操曰如此妖人必當

除之否則必將為害遂命許褚引三百鐵甲軍追擒之褚上馬引軍趕至城門望見

左慈穿木屐在前慢步而行褚飛馬追之却只追不上

虎衛將軍之威至

牧羊小童趕着一羣羊而來慈走入羊羣內

羊亦可名

褚取箭射之慈即不見褚盡殺

此亦全無用處

羣羊而回

追趕左慈不上却將羣羊出氣

牧羊小童守羊而哭忽見羊頭在地上作人言喚小童曰汝可

將羊頭都湊在死羊腔子上

幻

小童大驚掩面而走忽聞有人在後呼曰不須驚走

還你羊小童回顧見左慈已將地上死羊湊活趕將來了

斷頭之羊既可活剖肝之龍亦未必死

小童急欲

問時左慈已拂袖而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

正與前數步而行相對成趣

小童歸告主人主人不敢隱

諱報知曹操操畫影圖形各處捉拿左慈三日之內城內城外所捉眇一目跛一足

白藤冠青幘衣穿木屐先生都一般模樣者有三百個

孫行者變化之法不謂三國志中已有之

聞動街市

操令眾將將猪羊血潑之押送城南教場操親自引甲兵五百人圍住盡皆斬之人

頸腔內各起一道青氣到半天聚成一處化成一箇左慈

一段而有萬緣萬緣仍歸一處

向空招白鶴

一隻騎坐

白鶴遠飛而飛白鶴自空而至相映成趣或謂群羊隱形或謂白鶴迴響幻甚趣甚

拍手大笑曰土鼠隨金虎奸雄一旦休

言操死於子年

正月也早為七十八回伏錢

操令眾將以弓箭射之

甘寧百騎是夏人與馬左慈百輩是楚鬼疑神而後映射成趣

忽然狂風大作走石揚沙所斬之屍皆跳起來手

正是

奸雄權勢能傾國 道士仙機更異人 未知曹操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國家圖書館



003877351



線

857.4523

6546

19

v.12

舊籍